



特へ 16
2752
33



門 16
號 2752
卷 33

書山閣

分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畫跋四十一首

史道碩八駿圖卷

謝赫畫品謂史道碩師曹衛與王微齊名而王得其
意史得其似不無甲乙至李嗣真續畫品雖屈第中
上然在二曹碩陸前則與赫異矣貞觀公私畫史稱
史有八駿圖為隋朝官本宋宣和帝因之遂入畫譜
此卷首雖殘破然有秘殿印記即趙吳興白錢塘亦

分州山人四部稿

卷之一百二十七

一

世經堂

昭和十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
攝求

定其為史本無疑也。余嘗攷圖畫見聞志，謂晉武帝臨御得穆王時八駿圖本，令道碩摹寫之。歷宋齊梁陳以為國寶。至隋破臺城為賀若弼所有，齊王暕以駿馬四十蹄美錦四十段購得之，尋獻煬帝。至唐貞觀中，勅借魏王泰因而傳摹於世。今此卷無貞觀小印，當是人間摹本。第其絹素精古，筆力高妙，與郭若虛所記駿鬣腹項蹄尾色狀無不昭合。雖神彩小剥落而駢駝蹠躩權竒滅沒之態固可按而想見也。少陵咏曹霸與後世所稱二韓陳闕龍瞑吳興較之不知當何如耳。萬曆初黃金臺買此以為差勝駿骨，遂識於後。

題勘書圖後

右一卷相傳為唐文皇訓子圖。閭侍中立本畫，元故恒陽文正王手定為神品第一。圖中隱几而坐者天顏肅穆，目力注視，奕奕有生氣。童子娟好靜秀，展卷畏篤。一武將拱立豐下，而謹若不敢肆者，然可想見其褰旗挾將之力。餘一侍童二介士，皆各得其意。上有宣和殿印，初翳若霧，余令善工洗之，則硃色隱透，光彩射眉睫間，而器物之妙，絹素之精，斷有非後人所能贗者。第文皇面頰而髯虬挺發，可畏以故世稱

之曰日表曰髡聖今像頗不甚合且爾時教承乾則不應命立本圖教高宗則已長亦似未通而余又嘗考宣和畫譜立本所遺無此圖僅有偽蜀黃筌勘書圖二卷此豈其一耶蓋宋初諸降王中獨子孟昶有天人相見於花蓋夫人所供其童子為玄喆武士為趙廷隱而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之為勘書圖理稍近耳第其冠服類六朝不甚似五代則有未可曉者姑闕以俟精鑒博識之士

石刻十八學士圖

右十八學士圖督府參軍李子獲一冊中令舊本摹勒

上石所謂周昉貌趙郎併得情性者也內薛收不早死何減房杜許敬宗得早死不與李猫同傳生亦有幸有不辛耳余舊嘗為朱司空題此圖末句云諸公詰朝且虛左雋州流人來上坐意謂王魏兩侍中也不知此圖今在司空所否然此十八文學之士以庶僚為秦王參預謀議耳高武朝始有北門學士及崇玄集賢漸以官著聞蓋至於今而極矣當李子兄少師公為學士時至十餘人併英宗朝李文達公輩亦十餘人為我明前後盛事焉知後世有不托之繪史也耶

摹閻立本十八學士

余為李參軍書十八學士石刻之明歲而公瑕以畫本見遺云自青瑣摹得者其人物極為精雅服有緋紫青綠四色皆巾褱而獨蘇世長黃冠禿無髮腦傍有七黑鬣若星者極肥而短頤胡鬚鬚被口與虞世南面皆皺紋蓋二公仕隋代甚久年可六十房杜少而澤與史合也其間有牴牾者圖稱房玄齡字喬年薛莊字元敬陸元朗字德明姚東字思廉顏相時字師古而唐書稱姚思廉字簡之房喬字玄齡以字行陸德明薛元敬字即名也沈存中欲以是畫而證史

之誤余又考之史蘇典籤名勗今日祖顏相時亦不當字師古師古相時兄也又唐武德中制三品服用紫五品以上朱八九品用青綠腰帶摺垂頭於下用撻尾勳官隨品加佩刀礪紛悅貞觀初始以深綠為六品淺綠七品深青淺青八九品服今所不可曉者房杜既勳郎元僚官品並等不宜杜青而房緋豈房封臨淄侯而如晦僅建平男耶按五等爵男亦不宜青也蘇世長以陝府長史為軍諮祭酒故宜紫然不宜于志寧陸德明亦紫二君官甚卑傳可攷又助教蓋文達綠而佩印玄齡虞世南緋而佩紛悅世長志

寧兼佩印及紛悅德明亦佩紛悅而它無之也衣皆窄袖短下束帶適緊無逶迤寬博之象豈其時服制尚未定耶存中博極群書其易持論固宜然吾意尚不敢以史而廢圖今欲以圖而糺史亦未之敢也姑識以俟知者

王摩詰演教羅漢

摩詰演教羅漢圖一軸上有徽宗御題押按宣和畫譜摩詰羅漢凡四十六軸此其一也公繪事既妙絕而奉佛尤篤所畫羅漢於端嚴靜雅外別具一種慈悲意袈裟文織組秀麗千載奕奕有生色此君當云夙世自禪伯前身應畫師乃稱耳

陸宣公畫像後

余偶得唐陸宣公像於楚中絹素極古行筆有昉幹爭趙郎風而幞頭作折上蓋貞元末公卿大夫已盛行軍容樣獨袍色慘淡似紫而已黠畫或忠州別駕時服也愚嘗恠崇陵之於公有大不可曉者其在翰林日雖不能盡用公之言而公於言少所不盡又為之一屈通微再屈參以伸公而自公之拜相也言之所不能盡者十之二事之所不能盡者十之八而又為之伸縱誕無恥之延齡以屈公而公遂一譴而不

復振豈延齡之才真有足勝參與通微者人主之侈
心日益開而賢者之言與事日益厭薄少味故也公
歿而始見召召又踰歲而哲孫立然是時公僅五十
三耳即不死而元和之烈昭昭於蜀蔡河朔者豈邠
公晉公所得有耶然後世欲究唐之弊皆在公疏而
驗公之言皆在史至謂公文於張文成而密於賈太
傅三代而下以王佐歸公而無愧色公亦不可謂不
盡也今天下名為治平無諱之朝不知公而在尚有
可言者否與能盡公之言否所以稱公相業能大異
唐否吾與公之耳孫廷尉與繩善因書其後以遺之

與繩旦夕且大用才氣足繼公當於其身驗之也

擘阮圖

擘阮圖相傳為周昉畫一人坐而擘阮即蔡京詩所
謂左彈右擘弄清音者也一坐而持扇若拍口若啓
所謂手撚輕蕉口自吟者也一坐而傾聽意甚專所
謂側耳含情披月影者也京不足道其詩亦長語第
奉宣和帝命題此詩而帝手署三字用瘦金體極道
美押法尤妙攷宣和畫譜不載昉擘阮圖僅周文矩
有之文矩五代人也一時名手此圖設色運筆風神
態度幾可與顧凱之陸探微爭衡似非文矩所辦若

文矩畫帝亦不令京題詠也豈譜成而昉此畫最後得之者耶記以俟夫鑒識者

宋徽宗紅橋瀉鵝圖

宣和帝遊後苑龍翔池見雙瀉鵝翹足紅欄之上因戲為此圖設色不甚深而目睛羽文駢栖自得之狀描寫都盡復作數百言叙其事書真所謂瘦金體乍看不得佳結法亦時時露踈穉而天骨道美逸趣藹然於細翫得之信不在李重光下也按鄧公壽畫繼稱宣和五年賜宰臣以下燕瓊林侍從皆預酒半遣中使持大杯宣勸因此圖示群臣靡不環立聳歎稱服神妙然則當其時帝固自寶愛之若此而四百餘年後乃入吾手為遊目助不大幸耶鯁生見帝書畫便以為議論中竒貨吾不尔也衛懿公好鶴鶴乘軒以亡國而紐滔母愈好之人固有宜有不宜耳因志以當抵掌

徽宗三馬圖

里人顧君出宣和帝三馬圖示余或以行筆稍露蹊逕疑為臨本顧其飲齧騰嘶之態溢出縑素間縱爾亦是隆準公的裔耳似非邯鄲子輿也當宣政時青羗赤狄千里之貢日至天廐萬匹徃徃吾師而秘府

駉音厥駉駉良馬
北秋所產
駉駉良馬名

所藏曹韓神品不下數百千軸宜其妙也度至五國
城盡觀東夷駉駉駉駉窮姿極變要必有進於是者
而浮沉沙漠中不可得矣為之一慨

范寬山水卷

范仲立画與李營立甲乙俱在神品此卷層巒疊嶂
掩映向背自有條理與宋人評遠望不離坐外者誠
相合哉燕中投刺作勞歸獲一展閱塵襟如洗

高克明雪霽溪山圖

宋絳州高克明受眷仁廟累官至少府監主簿賜紫
仍畫院供奉大梁劉道醇第其格鴈行李營立范華

管音血直視見
管近波自暫見

原雖屈居妙品第一而謂其端愿謹退尤喜幽默多
行郊野間博山水之趣箕坐終日歸則求靜室以居
沈屏思慮神游物外景造筆端所請豪舉之士即勢
迫利購弗應也今世稱二馬劉夏要亦以易知之耳
若克明殆猶顧陸之於張吳豈可同日語哉此卷雪
霽溪山圖其飄瞥窅窅映帶深淺曲盡灞橋剡溪象
態而筆力蒼古風格遒勁妙出丹青蹊逕真神物也
卷尾二跋為徐武功吳文定書亦是素師首坐蘇長
公入室當武功時卷在劉完庵所文定為沈石田周
題已不無楚弓之歎今又再易主屬之家弟矣弓之

得失何足計。但令此神物在在。護持天地間。豈不快哉。作一歌。仍題其後。

題郭熙畫樹色平遠圖卷

右郭熙樹色平遠圖一卷。按熙河陽溫人。渠宗若虛。稱其施為巧瞻。位置淵深。雖復學慕營丘。亦能自放。胸臆巨障高壁。多多益壯。至宣和帝。則盛推李成。而謂熙與范寬王詵。雖自成名。僅得一體。然熙之傳世者。多號平遠。與若虛所記頗不同。余嘗得戴文進做熙卷。絕愛之時。置几案間。以當卧游之樂。今覽熙此圖。乃覺文進尚有蹊逕也。孤亭木末。平楚蒼然。遙艇小橋。時自映帶。若深若淺。或晦或明。幾欲置身此間。文進三舍矣。卷尾趙松雪虞道園馮海粟柯丹丘輩。皆勝國名士。恨語不甚稱耳。

題文與可畫竹蘇子瞻詩後

東坡先生嘗贊石室先生畫竹曰。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又為作篔簹谷詩曰。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窟貧餓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後石室復貽東坡書云。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然則石室真能以書為画者耶。若東坡縱橫八法中。寧無篔簹谷筆也。余所有此一幀。乃石室

先生竹而東坡先生題語真是三絕清書焚香燕坐
一展閱覺眉睫間有潯陽紫極宮色九咽皆作清冷
氣誓當與此君偕老殆是前緣

又

此卷有李衍題衍宋人善畫竹者也鄧文肅趙仲穆
柯丹丘皆元名士也舊在文待詔徵仲所文極愛之
時寘几案間舍弟得與寓目焉余不意購得一賈人
肆中殊自愛且以慶此卷之得所歸也

題煙江疊嶂圖歌後

余既已和蘇長公韻題此卷後續覽宣和畫譜目有

秘藏晉卿煙江疊嶂圖及考聖朝名畫譜則又稱煙
江疊嶂圖行於世然則晉卿作此畫有二本其行世
者為王定國畫而長公作歌者也當宣政間詔天下
斷公文及墨跡進御之本豈應復留公歌於後而畫
首乃有秘閣圖印蓋定國之本僅餘公墨蹟而畫已
失矣御藏晉卿別本又有江山平遠及千里江山圖
安知不流落人間好事者取以配公書為一卷作藝
林奇翫耶若以為延津之合則吾未敢蓋歌辭與畫
境小牴牾耳至於分布構結紆徐掩映之狀妙極工
緻斷非南宋勝國人所能辦而蘇長公筆法精純古

雅為平生冠又不當參置蟬之足也書此以俟夫
真賞鑒者

趙千里畫船子和尚卷

趙千里名伯駒宗室子也船子和尚得南泉游戲三
昧者此圖不甚精而稍具言外意後先題贊者毋慮
數十人皆名僧而語不了了余乃為作一轉曰千里
墨蹟奕奕若新和尚自茶毗後頓絕影響然究竟不
知誰在誰無也

李龍眠畫十六應真後

龍眠居士畫馬幾落馬趣故其於十六應真供養變
化窮極幻巧乃尔人物皆儼雅衣摺作蘭葉描古木
蟠屈遒勁吾不能多見吳道子王瓘今當亦無忝矣
跋尾獨所謂道衍即榮國恭靖公乃真爾其他元人
似別題渡水羅漢者語意不相屬宜去之勿使大有
蛇足之歎也

題僧梵隆畫十六大阿羅漢卷

袁汝陽歌謂梵隆以畫名一時思陵稱其與李龍眠
伯仲此卷畫十六大應真及山神羅刹後視龍虎之
類行筆極精細古雅而精彩煥發一展卷間恍然覺
此身如入五臺國清與阿羅漢對語眉睫鼻孔皆動

吾不知於尉遲乙僧吳道元如何信不在龍暝下也
獨恠此僧筆妙絕乃爾而畫繼不詳不審其故題語
多宋元名僧是石霜趙州捧喝派後三跋出武進薛
應旂太原王道行與余雖頗掇拾禪門礫屑譬之窮
措大把刀箭手勢不似也

飲中八僊圖後

唐開元中八僊爲少陵拈出覺竹林太寂寂也攬此
圖翩然動把臂之興第畏長史顛墨供奉醉歌難爲
酬徃耳汝陽三斗固不足道也

馬遠十二水

馬河中遠畫水遠不以水名而所畫曲盡其情狀吾
不知於吳道子李思訓孫知微若何然自崑崙西來
至弱羽之沼中間變態非一無復遺致矣畫凡十二
幀幀各有題字如雲生滄海層波疊浪之類雖極柔
媚而有韻下書賜兩府三字其印章有楊娃語長輩
云楊娃者皇后妹也以藝文供奉內庭凡遠畫進御
及頒賜貴戚皆命楊妹子題署云然不能舉其代及
編考畫記稗史俱無之獨徃徃於遠他畫見楊蹟如
一按遠在光寧朝後先待詔執院寂後寧宗后楊氏
承恩握內政所謂楊娃者豈即其妹耶又后兄石谷

俱以節鉞領宮觀位至太師時稱大兩府二兩府則所謂賜大兩府者疑即石也此卷初藏陸太宰全卿家李文正吳文定王文恪俱有跋而不能詳其事聊記以備再考

題畫後考陶九成書史會要楊娃者果寧宗恭聖皇后妹也書法類寧宗凡御府馬遠畫多命之題所謂大兩府者果楊石也因記於後

李山風雪松杉圖

右金秘書監李山畫風雪松杉圖而黃華老人王庭筠題參寥詩於後二君皆宋名家子為完顏氏禁近

有聲余偶得二絕句題其後云云令二君而在不免泚頰然李用筆瀟灑清絕有致出蹊逕外庭筠翩翩遂入海岳庵三昧皆可寶也此君僅四十有七而沒然時時自稱黃華老人極可笑跋後所謂萬慶者庭筠子仕至行省右司郎中金史誤作曼慶當以此為正

石刻高宗尼父七十二賢像贊

宋李龍暝所畫尼父及七十二弟子圖思陵手自書贊而刻石于臨安之太學後有僕射秦檜記宣德二年吳御史訥剝去之而志其事于後余搨得一本精

采尚新可覽也。思陵研摩八法入山陰門逕龍噴丹
青妙天下。諸賢器服古雅。令人望而知仰。獨伯玉視
尼父為前輩。而公伯寮季孫之客。而毀仲尼者。其人
賢否。雖殊不當寘之門弟子列均也。內顏噲恠狀不
類人。而澹臺豪武若子路。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
羽。此恐別有據識以俟考。

石刻聖賢圖像後

石刻古今聖賢圖像凡百二人在紹興郡學三代以
前。雖內府所藏亦以意會耳。唐文皇虬髯遶喙天下
稱為髭聖。今本虬而不髯。明皇目細而長。今作巨目。
梁武晚節一短瘦老公。而今狀偉甚。隋文以魁異驚
世。而今特細瘦。文中子髯下垂至腹。見其書。今微鬚
而短。夫求古人之跡於史。求古人之心於其所著書。
猶不能盡合。而况區區貌肖之遺。能數傳而無牴牾
也噫。

宋刻絲僊山樓閣卷

宋刻絲僊山樓閣頗精工。而不甚得畫趣。蓋宣政間
裝經像函物也。若唐伯虎文徵仲歌陸子淵顧華玉
跋及君謙民懌輩題稍可重耳。卷初藏碩御醫世安
子淵外弟亦雲間賞鑒家。

高皇帝初禁人間不得蓄伎巧一時妙蹟永絕諸君以為歎詫嘉靖中有巧工得舊刻絲思之一夕而悟遂能作此今人間盛行新刻或故令揉澆成舊以索高價然亦不難辨也

元高尚書夜山

高房山尚書作米家山如孟襄陽詩大自簡遠卷中跋畫勝國名士如趙虞二文敏鄧文肅鮮于困學皆精八法者虞公詩是兩馬中皮囊逮後筆尤可念也

趙文敏長江疊嶂圖

趙文敏公此圖冲澹簡遠意在筆外不知於李營丘如何駸駸欲度荆郭前矣吾歌所云直將清遠茗雲趣寫出澗瀆金焦竒公故吳興人聊用為戲耳其於海門吞楊子浮天浴日怒雷驚濤之勢固少遜至香雲湧出有入無潤氣在眉睫間不至作公家大年朝京觀也跋尾諸詩虞伯生柳道傳勝國名流陳敬宗吳原博先朝學士精八法者而故南尤畫史中董狐言故足重也

又

吾嚮者見公畫以為公吳興人故類茗雲間山水耳大江中行十日不遇風波平如席病小間推牕對江

南北諸山閱此卷便似芙蓉鏡中美人黛眉湛睒使
人心醉以此知前輩之不易嘲也

天閑五馬圖

趙承旨孟頫天閑五馬圖或謂臨李伯時筆奚官二
紫衣杖而立者端嚴有威度朱衣而刷者與馬受刷
者一馬斲草者二齒相齧養者二各極意態垂柳朱
闌恍然若飛龍天廐之在目竊謂闔右相韓晉公合
為此圖不必伯時本也王處仲擊唾壺時以此佐之
當更神王耳

黃大痴江山勝覽圖

近來吳子輩爭先覓勝國趙承旨黃子久王叔明見
元鎮畫幾令宋人無處生活余甚為扼腕今觀子久
江山圖僅尋丈耳而有萬里之勢且用筆極簡而意
恒有餘真西施洗鉛粉立苧羅時狀我見猶憐况老
奴乎因題而寶藏之戊辰夏五月極熱於離資園書

又

王右丞詩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是詩家極俊
語却入畫三昧黃子久江山勝覽圖是畫家極秀筆
却入詩三昧吾嘗挾短筇北固於輕陰薄暮時置眼
巖澹間遠樹若薺人家若蜃市恍然此卷之在目歸

字刷教滑切刮

從青箱中拈出列之几案亦似此身復在北固取右丞二語高咏之都非人間世物也

黃大痴山水為楊二山題

一峰老人此畫不甚類居平筆而清潤多遠致自出南宋諸公表跋尾預為老僧作證不令人巧取豪歛然僧臘有盡又安能計考之失得耶少宰公具道眼當作雲霞變幻觀可也

王叔明阜齋圖

黃鶴山樵畫阜齋圖有二幀當是一向一背以極其趣耳松鬣極得米海岳所稱李營丘剛針法峰巒竹水室榭穠麗詳宛大是本色佳境及讀沈啓南歌所云此圖彷彿竹裏館茨茅翛然傍川水倚牀張雨白日長似題前幀復有孤桐置髹几則後幀也阜齋不知何許人啓南比之輞川應亦不俗吾家小祇園寧減此第此中暫闕主人耳曹茂來先輩時以贄余文覽之不覺憮然

黃鶴山樵雲林小隱圖

黃鶴山樵王叔明為錢塘崔彥暉作雲林小隱圖叔明所長在重巖複嶂楓丹栗黃宏麗之致耳而此圖則清遠滄鬱大有北苑襄陽妙致驟見之以為大痴

老人又疑老人不辨是也。圖後意似小未盡問之王百穀云猶及見全本蓋少有泥瀾為裝師裁去耳題署者僧泐季潭叔明既手書所撰雲林辭而同時為辭賦記叙詩歌者凡廿七人多佳士而余所知僅山陰王裕金華蘇伯衡始豐徐一夔嘉興鮑恂桐廬俞和臨安錢宰會稽唐愚士而已。沈道禎戲謂余惜不及文待詔生當一一為攷以報蓋待詔最能詳勝國先朝士大夫始末故也歸而書之以志余陋。

倪雲林山陰丘壑圖

雲林生平不作青綠山水僅二幅留江南此其最精者也。若近若遠若濃若澹若無意若有意殆是西施輕粧臨綠水不勝其態倉卒見之靡不心折據題初寫寄趙士瞻後入鄒惟一家惟一所托以歿者書法亦適婉雅勝其生平時。

雲林西園圖

雲林此圖乍看不似西園而細求之乃無不合作其用筆似弱而老似淺而深工力最多是得意筆也。

方方壺雲山卷後

方方壺在勝國於趙吳興輩亡所推讓畫家者流登之逸品此卷江山秋興從董巨大小米來而適勁古

雅別有構結非凡筆也留余山房時一展翫以當卧游方壺名從義字無隅貴溪道士也與張伯雨齊名

石刻玄元十一子像

玄元十一子像吳興趙承旨手摹書贊登石者今雖稍剥落其意像之古雅與書法之精工尚可據而想見也其人與事僅見于莊列所稱欲以配吾孔氏十哲耳佛高弟子亦十人事事模倣乃爾

錢舜舉洪崖移居圖

洪崖移居圖吳興錢選舜舉筆服飾不甚古而神彩秀發替御亦作天人相覽之令人洒然雖然吾欲拍此老肩却畏侍者侏儒叟異日作上帝弄臣道梯僊界長短也

又

按真誥所稱洪崖先生為青城仙伯者與赤松子俱為神農氏師此則唐張盩先生也先生生於隋一名蘊字藏真亦自號洪崖人以為即其現身云長七尺五寸眉目踈秀戴烏帽衣紅蕉葛衫烏犀帶短鞞鞞携叩竹杖所乘白騾曰雪精從者五曰橘栗木葛拙負六角扇垂雲笠方木鐙二玄書木如意長生瓢魏惠壺不柱杓常應開元帝召欲爵之不應辭去尋乘

世經堂
十八
驟入彭仙煉丹井以化。今攷舜舉此圖貌飾乘從種種靡不合者。蓋即其人也。當是時盛言張果先生而不言張蘊先生。豈先生能杜德機更勝之耶。唐傳奇又云李泌鄴侯任誕多大言。嘗得酒留客而曰今夜洪崖先生過宿。當為具。人皆笑之。夫以為古青城仙伯則誕以為張蘊先生不足誕也。鄴侯自靈武功成後失不匿跡耳。不然夫安知鄴侯之不為真而先生之不為誕耶。放筆作一笑。

搜山圖卷後

右崇寧真君搜妖圖一卷。蓋元人筆。或謂元本後人

字拓拾

所拓也。為神鬼吏兵七十。有六鷹犬三。為陸妖者二十五。水妖者二十二。人而妖攝者六。為人物者一百三十。有二飛者。走者匿者。懾而跳者。怒而逐者。戀而顧者。爭先者。桎者。刃者。矢者。殲者。攘者。蹠稟命者。立而屬耳者。坐而指揮者。其為態不可指數。然徃徃巧盡其勢。運筆工緻。而適勁設色之精。俱非後人所易及其事之幻妄狂獮。所不暇論也。自勝國諸公画以意勝。而吳士大夫憚于日力。目之以為俗工。置弗視噫。固然矣。顧陸張吳之所以妙絕千古者。此非其一班也。耶。余故留置之篋笥。以備一家而志於後。

趙吳興畫陶彭澤歸去來圖題和詩後

趙吳興畫陶彭澤歸去來縱極八法之妙不能不落
豎儒吻蓋以永初之不臣晉與至元之仕胡趣相左
耳若其風華秀潤標舉超逸虎頭點拂雲麾烘染所
謂趙郎併其情性而得之者與彭澤人品文章真足
三絕又不當以此論也余詩為惡韻所窘不免墮豎
儒口業令嗜古者見之其不罵為殺風景者幾希書
畢一咲

古畫山水

余癸酉秋自建業揚帆歷采石皖城眺九華匡廬之
勝徘徊於黃岡赤壁間所遇無非此圖者遙岑近渚
空青潤翠或挂眼睫或撲衣袂苦竹黃蘆低橋斷岸
與舫子相出沒真令人樂而忘返今來鄖城中如斗
大坐卧一齋閣忽忽無賴驟見此圖恍若故人相值
納節東歸之日更尋季鷹蕞鱸境一番作夢覺也若
其畫品之妙高可以攀馬遠父子令伯虎與周臣極
意為之亦自不遠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畫跋

題王安衡游華山圖

游太華山者往往至青柯平而止至韓退之登其顛不能下慟哭與家訣其語聞於人人而仙掌蓮花間永絕搢紳先生之跡而僅為樵子牧豎所有洪武中吾州王履安衡獨能以知命之歲挾策冒險凌絕頂探幽宅與羽人靜姝問答歸而筆之記若詩又能托

之畫而天外三峰高竒曠奧之勝盡矣畫冊凡四十
絕得馬夏風格天骨道爽書法亦純雅可愛安道歿
歸之里人武氏而失其四後於長干酒肆見之宛然
延津之合也傾橐金購歸為武家雅語垂二百年而
吾友人李憲使攀龍復能登其顛所至書吾姓名於
石而吾又托友人王叅政道行刻石蓮花峰今年夏
復從武侯所借觀安道畫冊及詩記磅礴累日太華
既兩有吾名姓而吾胸中又具一太華矣是何必減
三君子耶為大槩笑識其末

戴文進七景圖

戴文進作圖凡七幀曰浣溪春行卧聽松泉竹溪夜
泊雷峰夕照凭欄待月西湖雨霽東籬秋晚予初閱
之以為沈啓南作見題字不工及驗其印章而始知
為文進也然無一筆錢唐意蒼老秀逸超出蹊徑之
外乃知此君與啟南無所不師法妙處亦無所不合
耳吾鄉陸太宰全卿各系以詩其跋後乃云歲乙亥
七月寒疾盧院判宗尹愈之未有以報而盧君素輕
阿堵物乃舉以遺之選事稍暇當為君每景賦一詩
以寄興然則七詩蓋為盧補書也今年乙亥忽得此
於友人而予與陸公後先丁未進士各一甲子其事

頗奇陸公在政府尚能以其間成此雅話而余飽飯
山鎮中其容恣恣耶因感而次於後

城南茅屋圖

此圖乃錢唐戴文進作有程南雲篆額楊文貞諸公
題詠文進自謂倣陳仲梅而中間大有米襄陽筆意
唯落色稍過濃潤耳茅屋中紅袍人豈秋江獨釣例
耶文貞一絕作古隸頗峻整吳餘慶及南雲皆以書
名而不能佳有鮑相者書甚婉媚有韻而不以書名
皆所不可曉也

戴文進山水平遠

錢唐戴文進生前作画不能買一飽是小厄後百年
吳中聲價漸不敵相城翁是大厄然令具眼觀之尚
是我

明寂高手此卷奕奕秀潤境意似近而遠尤可寶也

題王孟端竹

孟端竹為國朝第一手有石室居士梅花道人遺
意而清標高格又似過之余嘗記其二事其一沐黔
公行金帛求孟端畫謝絕之後忽作一幅遺其僚素
厚黔公者使致之曰姑以是塞公意毋言我為公也
其二月夜聞鄰笛乘興畫幅竹訪遺之其人乃大賈

甚喜具駝絨文綺各二求孟端一配幅孟端却其幣
手裂画壞之嗚呼即無論孟端竹求其人可更得否

王孟端湖山佳趣卷

得一卷初閱之以為黃鶴山樵也清思直撲人眉睫
間應接不暇至題尾知為九龍山人王孟端孟端在
永宣間聲價不下黃鶴山樵今來漸寂寂然使有真
鑒賞者望而窺其胸中富丘壑也吾東吳菰蘆人步
武之外皆卷中境界晚途復作吏不覺自遠聊置此
卷案頭於春明退朝之暇時一展看不令衿裾烟霞
色盡也卷初屬陸太宰時乞李文正篆額吳文定題

字邵文莊作歌其為名士所推如此

夏太常墨竹

夏太常墨竹名價重夷裔雖近小損亦不減彭城篾
材余嘗題一卷云云今年秋復從明輔所見此卷掩映
斐亶大有好致而水石復妙余因輟以贈之且戲明
輔曰晉人不識竹嘗謂是有節藹吾太常里人也盍
以歸我明佐笑不答

沈石田春山欲雨圖

石田畫卷無過春山欲雨其源出巨然僧梅花道人
而加以秀潤不作驚風怒霆勃怒戰掣之狀而元氣

在含吐間峰巒出沒草樹滃鬱頽然若玉環醉西涼
蒲桃後將賜溫泉沐者卷距今垂百年每一展覽覺
風格若生墨瀋猶濕真神品也夏日九宜堂與沈山
人嘉則舍弟敬美曹甥子念相約為此歌雖咄咄賞
新語猶自後塵

石田山水

沈啓南先生畫於古諸名家無所不擬即所擬亡論
董巨乃梅道人松雪房山大痴黃鶴筆意往往勝之
獨於雲林不甚似病在大力耳此卷二十六幀幀
幀饒氣韻生趣秀溢楮墨間至雲林一筆亦絕無遺

憾尤可寶也卷初出湯舍人凡十六幀汰其四為十

二已又從黃羽淵得十二幀汰其八為四已又從黃
淳父得十六幀汰其半為八已又從沈生得十幀汰其
八為二此所以精也跋尾彭孔嘉稱文文待詔云石
田先生神仙中人也此語吾亦聞之待詔且云滿百
文某安敢望此老前輩風流推挹乃爾令人歎慨深

贈吳文定行卷山水

白石翁生平石交獨吳文定公而所圖以贈文定行
者卷幾五丈許凡三年而始就草樹水石橋道無一
筆不自古人而以胸中一派天機發之千竒萬恠種

種有真理至於氣暈神采觸眼若新落墨皴點了絕
蹊逕予所閱此老畫多矣無如此者令黃鶴山樵梅
道人見之却走三舍董北苑僧巨然當驚而啼曰此
子出藍掩吾名矣鑒賞者亦以予為知言否

又

白石翁畫聖也或云此卷尤是画中王也毋論戴文
進唐伯虎即勝國諸名家誰能及之或云翁有東莊
圖可以狎主齊盟然是十三幅幅各作一體此卷如
萬里長江千山夾之當為翁第一筆

沈啟南畫虞山致道觀昭明手植三檜

今天下關里檜已焚秦松非舊獨虞山致道觀有昭
明太子手植七星檜然其存者三耳幽竒恠崛種種
橫出意表且在理外餘俱宋人補者雖自道偉方之
蔑如矣余嘗欲令錢叔寶尤子求貌之袖手莫敢先
晚得沈石田翁畫獨其最舊者三株且為詩歌紀之
與余意甚合余家小祇園縹緲臺望山頂蒼翠一抹
今復得此篋笥中又有虞山矣何必買百里舴艋也

石田画隆池阡

石田先生游支硎之隆池阡有記記中有詩至其為
圖則後三百日而始成以此知先生之易於文而不

易於畫也。一展卷際，便覺蒼翠秀潤之氣入人眉睫。間余游其中再矣，不知視畫孰勝也。

沈石田臨黃鶴山樵太白圖

白石翁筆底走董巨，何況黃鶴山樵此畫。太白山圖不知視老樵原本如何，當自勝之。唯翁亦云：楫楫追三月，極擬加精緻，便欲無此卷。後輩豈可易其自負。出藍亦不淺矣。遠浦良疇，扁舟矮屋，出沒於雲霧杳靄間，連峰障尺，竒石挿地，楓丹楸碧，應接不暇。茂來出示之，幾欲移家此間，買兩豢角犢墾十雙也。

石田畫錢塘山行圖

余嘗從桐廬陸行至錢塘，諸山不甚適聳而掩映草樹出沒，廬井甚有意態。峰巒翠色欲滴，白雲間之時時道空江上，沿洄渺瀰，帆檣相望，又別一境界也。王子猷云：山陰道上行，使人應接不暇，豈欺我哉。比時有公事，不能出一語，博其勝，忽忽往來胸中，今得沈啓南先生所圖閱之，頓還舊觀。置山房中，比於宗生之游，不讓矣。

石田畫

昔杜少陵持花卿歌二語，為人已瘡。至其自述則云：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傳之藝林，為嗚噓柄。白石

翁此圖正病瘡時作爾仲蔚乃欲令馬君寶此作奇
方豈疔鬼亦新畫師與大曆詞人衝替耶覽者能無
一絕倒也

石田載酒圖

石田詩落句云主人昨夜載春酒酌月還須喚老夫
似未得與此會也其描寫風物情景乃爾佳知此老
胸中丘壑矣烟波画舫垂楊曲岸事事彷彿小祇園
獨真山磊塊奇勝耳然吾園兩高對聳湖石嵌空若
羅刹窈窕曲折花竹臺榭又似過之恨不與此老同
生作天然一段真色也

又寒山圖

石田此畫品政如其画寒山差我丹楓翠竹別有天
地也不經意處亦自可人

題石田寫生冊

此冊白石翁雜花果十六帋折枝鳥三帋鵝一帋渡
溪虎一帋秋蟬一帋其合者徃徃登神逸品按五代
徐黃而下至宣和主寫花鳥妙在設色粉繪隱起如
粟精工之極儼若生肖石田氏乃能以淺色淡墨作
之而神采更自翩翩吾家三歲兒一一指呼不悞所
謂妙而真者也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

語雖後似不必用為公解嘲

石翁綵卉卷

白石翁折枝自徐熙易元吉來不作成都派以故種種有生氣此十五花望而知其非凡筆也陸文裕以領解之三年秋游太學跋此結法踈俊妍美隱然有陶貞白吳興小兒評是二絕足富小祇園老圃矣

題唐伯虎詩画卷

唐伯虎桃花庵歌當有圖不知落何人手予後得一幀意頗與歌似而秀潤婉麗妙入趙吳興三昧因裝潢成卷按二科志載伯虎首篇作張張行又有何處

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春不可憐二語今皆削去伯虎此詩如父老談農桑事事實際中間作宛至情語當由才未盡耳然過此則胡釘鉸矣余十年弄筆墨不敢置眼睫間今老矣愛此畫不妨併讀此詩一再過也

唐伯虎寫生冊

人以為徐熙之野逸勝黃荃之富豔品遂分矣吾吳中寫生無過白石翁而伯虎次之此十六幅種種臻妙蓋得徐氏三昧而稍兼荃筆不分白石翁下山齋時一展翫覺乾坤一種生氣落翰墨間為之欣然獨賞也徵仲待詔有折枝小鳥二履吉題句附於冊後

足稱聯壁矣

周東村賓鶴圖後

周東村臣為賓鶴翁作圖文大史題字稱二絕偶有長康之化幾五十年而翁諸孫幼子復購得之諸公蹟嘖歎賞幼子兄伯起至以唐伯虎為其曾大父畫西園圖失之不能復以為痛恨為我謝伯起公家司空飛去古干將劍吳中老人家藏長史批諾承相燕公饋九公主雞林夜光簾可併覓也幼子不忘其先故當自媮快人得人失伯起亦姑置之何如

周東村韓熙載夜宴圖

韓熙載夜宴圖乃李主遣國手顧宏中於熙載第偷寫得者曲盡其縱狎跌宕之態宏中別寫本行人間宣和帝收得凡四本俱宏中筆而又有顧大中二本亦佳帝自著譜云大中應是宏中昆季也弘治間杜重古狂稍損益之尋落江南好事大姓家以百斛米遺祝希哲為作一歌八絕句手題其後稱吳中二絕此則東村周臣摹重圖而白陽陳淳書祝詩周行筆精工不減杜而陳書亦在逸品蓋第四佳本也熙載事絕不足道顧其意欲自污不肯作亡國相有出於長卿擯鼻之上者昔嚴續僕射為其父可求索熙載

神道碑以千金雙鬟為贖熙載不肯作謏辭重相苦
欲刪潤立卻其婢題一絕泥金帶曰風柳搖搖無定
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樽前舊
舞衣宋人傳奇所載陶學士風光好事此老風流中
取介權譎種種不乏也

吳中諸名士畫

右周東村雜山水八幅妙有郭馬筆意唐六如一幀
亦精絕陳白陽二幀其一少年筆最工不減六如一
寫意亦自清遠似馬文璧不若晚歲之草草也文衡
山四幅清遠秀潤得元人趣仇十洲四幅秀氣逼人
眉睫間兩水雄逸與東村俱不下宋人陸包山游天
池一幀巉巖陡削秋懷一幀蕭瑟而不寒儉皆可賞
也

臨李伯時蓮社圖

宋李伯時作蓮社圖其宗人元中為記甚悉元趙吳
興子昂重臨之而予所得則又子昂臨本也即孫枝
所不論其人物儼雅位置精密益可以想見其二本
之妙余乃乞俞仲蔚小楷書元中記而仲蔚又畧叙
所見於後足補元中之闕余復考記內佛陀耶舍者
華云覺佛陀跋陀羅者華云覺賢耶舍即鳩摩羅什

師與跋陀羅俱從羅什長安中譯經後跋陀羅南邁止廬山與遠公社而耶舍辭姚秦還西域足跡蓋未嘗度江也且遠以晉元熙元年示寂而道士陸脩靜至梁天監初上武帝科儀相去可百歲其不相及無疑要之蓮社事固佳是禪林遊戲三昧地不必計其傳會與否以慈氏蓮花藏例之則三大劫中人皆在會固無不相及也異日仲蔚見之能印證否

凌氏藏文待詔画冊後

吳人得文待詔一點染法輒贖作欵識覓生活此三十六帑真待詔得意筆間惚散懷出傀入趙極有意無意之妙而都不着欵識僅餘一詩豈邢姪娥散衣來前令尹姬自色奪耶玄曼必欲吾輩證明之母乃覺有待之為煩也拈出題其後

文徵仲雜畫後

文太史畫間惚散筆在有意無意間是以饒意其書在中年是以饒姿詩不作應酬語是以饒韻此十幀可謂文氏碎金置山房中敵吾家琳琅矣

文太史雲山畫卷後

文太史徵仲諸生時為黃博士應龍作此卷画傲老米氣暈生色遂不减高彦敬書法圓熟翩翩出晉人

比之晚年筆少骨而多韻詩雖大曆以後語亦自楚
楚應龍絕寶愛之戒其後人勿為餅金懸購者所得
去六十年而其諸孫強以留余得厚直而去余聊以
寓吾目而已平泉莊草木不能畢文饒身人失弓人
得之吾又安能預為子孫作券耶

衡翁詩画卷

癸丑余避地吳中一日以問謁文太史手此卷索題
太史坐隅画蘭石畢覺秀色朗朗射人眉睫間已書
數古體詩詩亦清拔是平生合作者而書法從豫章
來尤蒼老可愛今日偶理散帙得此卷出之墨色尚

如新而太史游道山已七易寒暑矣為之泫然一慨

文徵仲勸農圖祝希哲記

文待詔作勸農圖瀟灑冲玄徃徃有意外色是孟襄
陽葦蘇州詩境令田父覽之亦鮮忘風雨作勞跋尾
從蘭亭聖教來視暮年結法小涉佻耳祝京兆文吾
所不敢論其書絕類褚河南而老健過之是平生最
合作者噫二百年無此筆矣

陳道復書画

白陽道人作書画不好模楷而綽有逸趣故生平無
一俗筆在二法中俱可稱散僧入聖此卷尤其合作

佻遠

者至書少陵贈王宰一歌自擬亦不淺矣吳中少年不勝家雞之賤吾故存之以俟夫賞識者

陳道復水仙梅卷後

清池新月下看梅花水仙全似帝羅女為吳王縞素時狀道復此卷併其神情得之當作百花中周昉也

題畫扇卷

甲之五

右扇卷甲之五為名畫凡七人十八面內戴文進松崖圖筆簡而趣有餘故是作者與祝希哲題字足稱二絕沈啟南五面多老筆槎蘖磊塊可畏獨一面榴房妙絕詞語似戲龔老人且為祝生子亦有希哲題字唐伯虎二面其一秀色射人眼睫間其一布置精密而逸趣不乏可與文進鼎足張夢晉石湖秋渠風流名士陳道復山水花卉九面所謂意足不求顏色似者題字亦多佳致謝時臣小米派也比之本色差不俗耳

畫扇卷

甲之六

右扇卷甲之六皆徵仲畫也凡二十面前一面乃癸丑秋送余北上者時年八十四矣尚能作蠅頭小楷題七言見贈彭孔嘉以排律繼之楷法遂不減公餘十九面皆雜山水夏木寒林清泉白石或題詩或止押名而蒼古秀潤妙有勝國諸公遺意內十面尤合

字伎倆巧

作攬之令人神爽。又一面於拳石中澹墨隱出一狸，
奴若醉薄苛者而威勢自足信乎。公胸中多伎倆也。
世人徃徃見贗筆不免有蟬蛸之憾，因拈出之。

畫扇卷 甲之七

右扇卷甲之七凡六人為畫二十。東村周臣七面內
榴房一面包山陸治六面內竹一面餘皆山水十洲仇
英三面文水文嘉二面五峰文伯仁二面沱江陳括一
面周之工力可稱斲輪仇之精詣遠踰葉玉伯虎而
後當為第一手無疑。叔平格力本自超絕伯仁才趣尤
擅精麗而俱好以新意發之不無偶然之累然其瑜

者尤足連城。休承淺於子久穠於元鎮抑在季孟之
間乎。人謂括之視復甫頗足跨竈不若崇嗣之脫骨
有愧於熙也。吾所蓄畫扇凡六十餘皆名筆也。攷之
古大令有駁特之蹟。又文通擬班姬畫作秦王女乘
鸞向烟霧。茲其所由昉乎。然自宋以前皆團扇。余所
有唐宋人山水花鳥其製猶存。而今之扇則自倭夷
作貢始以其適用而雅舉世尚之。即令士大夫袖一
團扇揮暑有不掩口者哉。故知觚哉之歎不作可也。

畫扇卷 乙之六

扇卷乙之六陶翁存仁圖天文地理各一文太史徵

明六陳太學道復一李東昌孔陽一梁禮部攷一尤山人求三張生復一皆畫也又二面作梅杏花似吳延孝筆而許太僕初小楷二賦其上書畫法多可觀而不無作阿婆面又間有劉司空之恨聊為存之

文伯仁燕臺八景

永樂中 人主移蹕大都而一時館閣諸先生扈從者光侈其事分暎標咏大抵損益勝國之遺如所傳金臺八景然徃徃多七言近體湯王孫所以見屈於劉尚醫者此也自李何後護格絕不作調長語而丹青之托則杜堇古狂外亦不復再見文德承薄游燕

市久取王藍田畫中詩法別貯奚囊隱隱有盧龍龍虎氣覽者果公子牟耶江湖間亦足慰魏闕思矣

陸叔平游洞庭詩畫十六幀後

余以壬申之秋九月游洞庭而陸丈叔平時亦從諸少年徃蓋七十七矣而簪履在雲氣間若飛歸日始草一記及古體若干首以貽陸丈存故事耳居明年之五月而陸丈來訪則出古帑十六幅各為一景若採余詩之景不重犯者而貌之其秋骨秀削浮天渺瀰的然為太湖兩洞庭傳神無爽也妙處上逼李營丘郭河中馬夏而下所不論矣陸丈畫品高天下遠

近望里間而趨者求一水一石而不可得今乃舉太湖全洞庭之勝而贈我且復巽辭以其畫將托余詩而不朽也余固有偏幸陸丈母亦有偏嗜耶問之陸丈自言至八十二畫當大成審爾吾於其時上章乞道士服策一杖從探未竟之勝歸而吾二人者合作摩詰一身母謂儂少年得隴望蜀也

陸叔平臨王安道華山圖後

余既爲武侯跋王安道華山圖意欲乞錢叔寶手摹而未果踰月陸丈叔平來訪出圖難其老侍之至暮口不忍言摹畫事也陸丈手其冊不置曰此老遂能

接宋人不作勝國弱腕第少生耳頽欣然謂余爲子留數日存其大都當更細究丹青理也陸丈畫品與安道同故特相契合畫成當彼此以筆意甲乙耳不必規規驪黃之跡也吾友人俞仲蔚周公瑕莫雲卿輩特妙小楷吾悉取安道叙記及古近體詩托仲蔚唐人雜記并詩托雲卿李于鱗一記六詩喬莊簡一記一賦托公瑕都少卿一記托程孟孺別書作一冊此冊成安道有靈不免作衛夫人泣矣

錢叔寶溪山深秀圖

余近獲高麗貢繭潔白如玉夏月錢叔寶見過令作

矮行長幘淺色溪山深秀圖結法一派流自黃子久
而間以啟南老筆蒼古秀潤絕出蹊徑之外一時吳
中名士俱作歌賞羨之真勝事也人或謂余有所寄
則不然大丈夫好山水便當謝去朝市安用役役寄
此為然人生有義命要不當以一端成出處也譬如
見佳画輒云是真山水見佳山水輒云一幅真畫竟
竟何所歸書此志感且以解嘲

又第二卷

叔寶為余圖之兩月意不滿會得佳紙復作此圖純
用水墨氣韻精神奕奕射眼睫間且要余作歌酬之
曰能事盡此二卷矣余既如其言復戲謂叔寶此浙
東西山水也昔趙大年出新意作畫人輒嘲之曰得
非朝陵回乎謂其所見不滿五百里也叔寶當類發
赤然異日老菟游秦隴巴蜀八桂七閩還吾更當得
兩奇卷矣

夏山欲雨圖

梁禮部思伯見訪心遠堂出沈啟南春山欲雨圖示
之後有吾兄弟沈嘉則三歌嘉則獨作夏山已雨語
為不類思伯遂以錢叔寶夏山欲雨圖見示索跋叔
寶此圖晻靄鬱滄生氣淋漓遂足雁行啟南獨二荷

傘人亦似已雨狀兒欲書嘉則長歌應之嫌其形穢相與一大笑而止不然少陵雷聲花氣二言或足塞白也思伯其肯我否

尤子求畫華清上馬圖

楊太真華清上馬圖舊有粉本而寂寥不甚稱尤子求善白描會余得蜀箋乃乞子求作圖而以意增損之遂妙其太真上馬時態與三郎停鞭顧盼之狀儼有生色太真及諸姨應俱善騎觀麗人行所稱足下何所着紅蕖羅襪穿踏銀又當軒下馬入錦茵故自可想也當其乘照夜白色從入蜀尚自謂得策六師一小停而馬鬼之騎不復前矣吳中善書者俞仲蔚連昌宮詞彭孔嘉長恨歌周公瑕津陽門行黃淳父清平調八首及袁魯望張伯起王百穀王元馭華幼園舍弟輩各以小楷書宮詞遂成佳本其它固所不暇論也

錢叔寶紀行圖

吾家太倉去神都為水道三千七百里自吾過舞象而還往者十二而水居其八得失憂喜之事錯或接浙卜夜所經繇都會繁盛若雲烟之過眼而已去年春二月入領太僕友人錢叔寶以繪事妙天下為

余圖自吾家小祇園而起至廣陵得三十二幀蓋余嘗咲叔寶如趙大年不能作五百里觀也叔寶上足曰張復附余舟而北所至屬圖之為五十幀以貽叔寶稍於晴晦旦暮之間加色澤或為理其映帶輕重而已昔宗少文圖五嶽名山於齋壁曰鼓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吾請老之日以此冊置書齋阿堵得之不自咲今淚出耶然終南山有捷徑又安知長安道中之無隱淪也且吾與二子俱幸而不死是不能為向子平亦終當為少文矣因題於後

鍾馗移家圖

鍾馗事僅見唐傳奇中楊用脩以為喬鍾葵字辟邪後人因而附會之恐亦非也李伯時舊戲作嫁妹圖或云即移家圖余嘗見其副本叔寶雖彷彿其意而所增飾過半作魑魍虛耗得志跳浪之態深得小人情狀昔謂橋神貌醜畏張平子圖之不敢見異日叔寶可免勾攝之苦矣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 自三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劄記內篇一百三十六條

臥病齊室無書史游目因取柿葉得輒書之凡百餘則分為內外篇其內多傳經外多傳史

○思無邪其詩之綱乎自強不息其易之綱乎毋不敬其禮之綱乎允執厥中其書之綱乎是咸有至力焉

○乾六龍皆聖人也聖人不能為時能因時耳文王

字劄錄之序洽切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 自三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遜五者也是以四也孔子振初者也是以二也能為時哉然而文王易孔子則難

○六龍皆聖人何以有憂有疑有悔非德之不足位不當也聖人能易之賢者勉焉愚者蹈矣

○在田之龍何以便天下文明哉夫子蓋深知之曰時舍也明非時所能舍也自任確矣

○伏羲之画八卦也豈以為卜筮設哉後聖見理之與數合也因借卜筮以發之蓋即卜筮以明理也非舉理而歸之卜筮也

○必三百八十四爻而定吉凶也六十四卦母乃未備乎哉非聖人之未備也僅易世而日趨於繁也

○堯命羲和天道也舜命禹地道也禹薦伯益人道也聖不可知舜禹文乎大而化之其湯武乎

○亢龍有悔其聖人閱世之言乎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其聖人處世之言乎老氏得易之偏用而深者也

○時至剝而天地幾喪矣然而聖人生焉聖人萌於剝產於坤成於復顯於泰聖人生剝不生姤賢者則不必然

○六陰之坤必生陽矣聖人名之曰復若失物而更

○六陰之坤必生陽矣聖人名之曰復若失物而更

○六陰之坤必生陽矣聖人名之曰復若失物而更

歸也喜之也六陽之乾必生陰矣聖人名之曰姤若不期而遇也外之也是故日月之蝕雖常而必以為變

○木德其至矣乎土厚載物金火之為用至矣然而其體不仁也故於星歲為吉鎮次之長庚熒惑多凶
○生人之用皆七情也道何之乎舍七情奚托焉聖人順焉而立道釋氏逆焉而立性賢者勉焉而就則不肖者任焉而忘本夫父子生於欲者也君臣生於利者也柰之何其逆而銷之也

而勝制德者聞而勝

○火無體物為體星然而發燠宇宙鑠金石欲寂甚怒次焉夫猶火也夫惟狂者以志成之其秦始皇漢武乎夫惟聖者以道成之其文王太王乎

○咸感也晉進也然而聖人未嘗不重致抑焉蹇遜之多吉繇也甚矣躁之為人害也

○聖人不窮否而窮明夷否之天聖人能為之也明夷之天聖人之所藏用也弗能為之矣剥亂成也姤亂萌也聖人不憂剝而憂姤

○自黃帝而前其聖而不可知者乎堯舜禹文王周

世經堂刻

公孔子此六聖人者其至者也

○臂之使也左用弱右用強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秦尚右漢因之元後復之其強徵乎今之北尚右也是兵之遺也

○或謂釋老虛聖道實然乎曰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無所不虛以成一實釋老也實則實之虛則虛之以虛明實以實維虛聖道也故夫聖人者自然者也

○愚者狗跡智者厭跡釋氏絜兩端而畧之其術足以愚愚者而智智者愚愚也智智亦愚也故夫釋氏出而天下茅靡矣

○老子非小仁義而薄禮也小仁義而薄禮之時也夫疇不欲邁三皇哉如不反何故文武而鴻濛則化矣羲農而殷季則政矣

○老氏之本旨吾道之別途也其張杜之法小乘之剽擬也王馬之書禪宗之影響也故教有二而無三○知進知退者易也以退為進者老氏也佛乃欲一併而空之彼能無卑我哉我所究六合之內而彼欲究六合之外彼則自誣矣

○外性而脩行者吾思進之外行而言性者吾彼之性空乎不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不之於父子則之

於長幼夫婦朋友也孰謂空哉

○征誅衰耶黃帝先之矣揖遜盛耶莽操後之矣是故於道不於跡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去易也奴則難死又難死不倍仁易奴則難去又難

○老子習禮而薄禮者也莊生畏死而齊死者也佛氏畏滅而樂滅者也有者諱之不及者文之斯其所以異哉

○陰屈其德而佐陽則吉伸其德而抗陽則凶地之於天也月之於日也臣之於君也婦之於夫也佐者也夷狄之於中國也小人之於君子也抗者也

○大哉艮乎終萬物始萬物君子得之成身術者得之延年

○聖人鑿天地之竅而天地弗讐也為其維天地也塞其竅返其樸然乎然而將以盜天地故弗與也是故有周孔無期羨

○天下有疑行而後有易有空情而後有詩有跡治而後有書故曰其於中古乎於乎是豈惟春秋哉

○天地之始渾乎國之始璞乎人之始嬰兒乎嬰之漸而童也勢也亦理也因時而節之存始可也反始

舟州山人稿卷之百三十九 世經堂刻

則謬

○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聖人之心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聖人之幾也

○或曰六書心畫也有諸曰在觀而已以道觀六書義文之精也以技觀六十四卦頤籀之跡也

○郊享之有配祖也是三才之道也顓頊饒堯稷文幾無愧矣德不足而強尊之其褻天乎母乃替日月星辰哉

○韶作而百獸率舞非因聲也和德之至也不然寧無師曠之言哉

○墓祭非古也雖然亦時可耳夫鬼氣固無不之也因其魄用其遺而誠格之不幾於易乎哉

○祭之有尸也其先王感假之微機乎然而尸必賢匪賢匪誠匪誠非萃是故不可以行後世也尸生近近生狎狎生戲至於戲而可無祭矣今也主而不尸潤乎其冥穆也吾從今

○席地古禮也不幾於犬豕食乎今也嚴肉刑古政也不幾於豺虎乎今也仁

○譏世卿謂其非德舉也獨不曰世諸侯哉諸侯非甚暴不易也守若令者朝報殿而夕以更為能久厲

民乎哉善矣柳生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二百四十年耳而弑君三十六王室四亂天王數出臣射王子蒸母其始也逾千里而錯戎七雄之既也歷數世而民鮮牖下死者則封建為之也

○讀周禮曰異哉方千里而官人若此之衆也盡地力不足以供采祿矣民誰與養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茲言謬矣塗山最爾地耳諸侯之乘其官以從大者二十小者十之幾十五萬乘矣疇能容之荒服之地驅馳萬里疇能達之聖人之省方會其方之諸侯也

○迎帝為其食田豕也獨不曰傷人乎周公驅而逐之乃迎而祀之非公典也人亦有焉曰何進曰劉璋○取民近貪刑民近殘行師近亂獨尊近亢厚族近私然而天下不為厲者知其不得已也君人者懼焉而恒以不得已之心行之善矣

○有生有息生不能不息息不能生生生而不已似息生焉聖人善因息通其生噫斯所以裁成天地乎○物生我我生對對生軋軋生機機生禍聖人忘物我者也機至而燭是故不為機先亦不為機後

○天下之達道五倫盡之矣舜明於廢物察於人倫

物即倫之散殊者也博審慎明聖人寧一罌而已哉

○聖人未嘗不格物也朱子之格物其流格於物也

王氏之格物其流無物也故曰不誠無物

○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非忘也毋不敬也

○見解之得在膚而不在裏也偶然之得乍有而亦

乍無也

○雞犬之專智人弗若矣牛馬之專力人弗若矣駢

馬而為人用而無弗悉也用天下者乃恒有所弗悉

何也

○天下之事未有不始于一成於兩此乾坤自然之

妙也是故古之聖王獨端其原大其輔

○荀卿之危能臣也甚於篡孟獻之罪聚斂臣也甚

於盜噫其真有所警矣夫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至哉易也哲人先焉愚者後

焉時至而悟悟無及矣

○三苗之於舜也其五帝之欲乎鬼方之於高宗也

其三王之欲乎昆夷之於文王也其太甲成王之欲

乎荆戎之於平王也其後世中主之欲乎上焉者化

之欲即理理即治次焉克之又次制之至於後世不

勝矣桀紂幽厲欲滔天其為胡元矣

世經堂刻
卷之百三十九
八
○讀大雅之什而知文王之聖功深於武矣周公之知聖深於武矣

○儀刑文王豈亦末哉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其精也一念之敬而萬邦孚矣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天失身之謂無後

○北極天之樞乎動處至神而聽於靜靜處至微而能制動亦淵矣夫人日膠膠乎擾擾乎反而求之而極安在哉

○災異之來也曰天心仁愛人君信乎夫戾政感而盪氣應之寧有心哉則何以不仁愛民焉

○由外以之內而內禍生焉其惟目乎由內以之外而外禍生焉其惟舌乎

○易頤之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夫機不易發則寡忤矣氣不易泄則全神矣抑亦養身也夫寬嗜可以澹志也鮮求可以完節也養德亦爾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美哉言也信眉而談性命舉足而稱聖賢皆不能反躬者也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其母也不在臨如臨則已晚矣

○孟氏之告君也則旁引而達之程氏之告君也則逆折而闕之噫非孟吾誰與歸

○荆卿傳曰其為人智深而勇沈有味乎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

○有德易興無德易亡凡都會然也謂長安亡難乎秦何以二世謂洛陽亡易乎周何以七百故四海而朝宗京可無版築矣四海而土崩金湯晚矣

○智崇禮卑夫禮卑而不智崇者有之矣智崇而不禮卑者非真智也

○聖人之言遠如天愚以為近於地也賢人之言近如地乃時時遠於天凡聖人之言未有不可踐者也○之燕而越其轍燕可至乎知之燕之轍晨進十而夕退百也燕可至乎吾北首矣窮日夕矣之水而迂也之陸而徑也則無虞至也甚矣分門者之徒之謬也

○虛其中實其際虛其名實其行噫吾何得而見之○人至於死而萬用盡矣聖人以之昭節揭軌垂萬世焉夫婦之間一情欲感耳聖人以之立綱陳紀配天地焉

○以好用人以惡行法以入奉出以吏制戎以意創禮以慾興後六官之欲脩得乎噫

○記繁而志寬遷固之失也雖然不可廢也三代何寥寥哉噫罪我者斯言乎

○甚矣聖人之不欲盡也其治優乎有餘化也其遵變出而有餘地也其言弘而有餘味也夫賢者則不必然讀周孔荀楊之書判矣

○理數一發而合者其易乎探數以求合理者其太玄乎玄則人人則不神故夫書也政道一發而合者也詩也情性一發而合者也魯論也言德一發而合者也如之何其擬也

○詩書之不復古也疇取刑焉禮樂作而後有述嗜誰能續之

○春秋聖人之藥石也文中子之續春秋也以藥時也則何以帝二魏或曰阮逸之譌也如其譌如其譌○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惟風乎頌則純純則成雅兼之矣

○詩之存淫奔也非小子所敢知意非其舊也示戒微而道欲重

○凡詩刺讒直而厲矣聖人之戒深故存之

○春王正月夏時冠之然歟曰否否正朔天下之首政也春秋以止亂也而身亂之其何以訓

○春秋成而獲麟也瑞應歟曰弗必也獲麟而後作春秋以比於河圖洛書也曰不然也春秋之作久矣獲麟聖人之所託而悲者耶曰奚悲也當其時而春秋之事既也可以止矣

○詩刪而風未易亡也屈氏志而惻枚李情而宛庶幾我雅頌則微或曰唐山郊祀非歟曰惡遠矣

○釣而不綱庶無咎乎弋不射宿靜無咎乎豈惟得聖人之仁焉亦所以教物也

○鄉黨聖人之用也吾無隱乎爾

○夫子之文章孰非性與天道也賜也岐之夫子之無言蓋深言也賜也疑之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能後物者也回也其庶乎屢空能不後物者也聖人亦未嘗不理財也若以為多學而識之將貨詬學乎學詬貨乎

○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以非故曾子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猶之乎故曾子也子貢疑而夫子之旨微彰曾子唯而夫子之旨有所未竟矣噫

○天地間一氣而已初無有善惡也有氣必有理以理求之則有善無惡以氣求之則有善有惡

○荀子之言性惡蓋矣然亦自體驗得之如告子亦體驗而得者也楊子之善惡混從孟荀之論而發其疑韓子之三品復因三子之論而酌其似非體驗得者也

○舜之誅四凶而封象也果何居曰得罪於天下雖弟無赦也得罪於己雖疎無誅也况親其弟乎書曰瞽叟亦允若象且化之矣謂聖人而脩匹夫之邾於弟也

○謂禹入聖域而不優也何居其功殆聖而不可知者乎舜臯陶之示戒也以為居功者訓也非不足也

○堯崩舜避堯之子舜崩禹避舜之子禹崩益避禹之子而天下有與有不與也是上下相徂以詐也何異莽丕執故夫孟氏者得聖人之心而舛其跡者也

○問服章可以示君不可以示臣責善章可以示父不可以示子

○誦母自欺章而不忍然類赤者非人執牛山之木章而不悚然汗浹者非人執故聖賢之醒人也甚於藥石

○愛親敬長有天性焉然而非天知天能也愛生於恩敬生於習謂生而無不有可也謂生而無不知不可也

○瞽叟殺人咎繇執之非臣道也竊父而逃遵海濱而處非君道也語心則可

○血流漂杵非虛言也紂徒七十萬其輔而惡者百無一乎倒戈而攻明其有禦者也內亂而自為敵眾缸而交相蹂能無漂鹵乎夫然後而知語兵之難也

○柳下惠遺言至行泯矣要之僑瑗之流也聖不幾於過情乎吾為之曰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至哉言也夫子闕此二寶而不輕發者蓋預慮之矣何慮曰慮有釋氏之即心即佛也大慈大悲也

○顏子之勝孟子氣質也孟子有無師之智有立統之功

○大學之證親民者何居非信經也巧為鑿也補格物者何居膚而陋甚哉人之自亮難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是孟子亦言明德親民

也而王氏不知引也然而康誥等所釋甚明不敢易也

○孟子之於學至矣程叔子朱子之學成矣氣質之融液微有未盡也王氏之學幾矣心體之淘洗微有未瑩也

○吾嚮者謂聖人之道無加焉者而今而後知有加焉者瞿曇氏書也唯其加是以卒莫加也故聖人之道有極者也瞿曇氏無極者也極者何中是也

○孟子之功在尊孔子之道而申明之耳不在闢楊墨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為之不便身也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不便人也夫不便身之與不便人誰其聽之其人雖至今存可也其戰國之為說者百家而皆不能久非我之道有以勝之其用自不能久也

○夫人生有涯而欲無涯以有涯之生而供無涯之欲勢不得不求之延年以延年為有畫勢不得不求之離生死今二氏之所以漸衰非其說之衰亦以取驗少也

○治世也住世也出世也皆有聖力焉其至亦力也其中非亦力也

○有公天下之事者不必公心也有公天下之心者必公事也與子非私乎曰非與子也與賢也

○今之為二氏者何庸闢哉固二氏之所深闢者也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淺矣然而卒無以易也正其本以勝之勝不勝矣若歐陽氏者稱名持論者也

○念佛者不念佛者之砭也即心即佛者泥佛之砭也非心非佛者泥心之砭也以砭攻疾則可無疾而砭則不可惟於吾道也亦然

○福善禍淫人之常也非天之常也遇其順則無不合遇其舛則無不乖噫賢者駭之吾執焉

○天地仁乎夫未有生而不死者是生與殺相半也而又加以豺常兵盜災疫斬刈之屬是殺常勝生也黃虞以來非一代矣桀何繁舜何憲也是亂常勝治也盡諸衡生以奉縱生是不仁物也縱夷狄暴兵而血牙中原是不仁人也渾淪一氣而已子子焉而望之且責之噫不亦左乎

○人與天地乃相似耳聖人未嘗與天地相似也天地無心而任氣任氣故不能無過無心故未嘗累德天地之有薄蝕暈孛震電水旱崩竭災厲也是陰陽之所為也猶之人血氣之痰疾也若以聖人之賞罰

比天地之生殺過矣故曰聖人無復

○霍子曰有司之校士也其薦揚也以國也吾何德焉噫公矣讀先王之郊祀社稷則懍然也造物者豈任德哉然而先王以教民厚也雖然師之則過

○春秋之書日食也重之也以有常乎無常乎曰不謂其常也于何知之曰禮知之禮有當祭而日食者朝而日食者送葬而日食者其預知也則胡不先期而易祭而朝且葬也先王之法廢久矣日食之有推自漢始也知之其不書乎曰胡弗書也常而變者莫大焉然則何以不書月食曰此義微矣寧使天下蕩

駟音藏駿

陰教而不脩無寧使其疑陽也聖人之畏女德深矣

○駟者曰吾晨發梁休糧於方城之外夕抵郢而弗種也且七百里矣術者曰何哉吾離形而儻乎七千里之外若步武也又能使人見之駟者曰唉欺哉還以問畸子曰吾慕異是吾儻而游九有之表際天地入無間探太始究太終駟者益惑畸子曰無惑也子以形之者也彼以氣之者也吾以志之者也

○天下之事名執其虛而利執其實聖賢莫能踰也莫能踰而知其為害之大也故舉而約之道

○侯服玉食窮水陸七箸中產噫緇而髡者猶有五

觀胡弗思哉

○佛之有因果也外之者以為荒也內之者以為淺也然至於吾人則日用之而不知耳渠亦有言曰不昧因果易不墮因果難

○靜而無思一物不容澹兮若秋空徐出其倪非稿而通調而暢之藹子若春融自為始終悠乎天下之真樂何窮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靜亦靜動亦靜也

○王充氏賤傷也其學尼而偏其識淺而稚乃嘵嘵然敢於非聖嘆是寧免於先王之誅

傷短小人

○太玄之準易也法言中說之準論語也有意而為之夫有意而為經可乎周子之太極圖通書邵子之皇極經世吾不敢以為無意也

○無極而太極吾不敢從其而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吾不敢從其生也誠神幾曰聖人神又胡幾也幾何贅也顧養錫類抑何作意也大舜申生何其不倫也

○向歆學父子而人夷夏者也孫卿李斯業師生而行人禽者也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治安之於事也原道之於理也孟氏之後無伍矣

世經堂刻

○讀綱目至蜀漢之際曰嚴哉明統矣至霍義沈攸之袁粲徐敬業曰有君臣矣至莽大夫楊雄死曰異哉此有說也雄卑臣也春秋之義不責雄以死也廢君之溫而官之鬻國之淵而爵之而俱卒之微新主之儉事十姓之道而官之爵之何也是使天下失節者免於責也其罪雄也何居罪雄而不得與於道矣嗚呼

○周元公之為元也程純公之為純也正公之為正也朱文公之為文也易名者有深旨焉

○由濂洛而前其學博而猶其詣淺然其人材大其就實由濂洛而後其學精而純其詣深然其人材纖其就虛

○楊子雲先賢之優孟王仲淹聖門之宇文周程正叔吾道之宋襄胡康侯春秋之商鞅朱紫陽儒宗之衡秦王新建紫陽之逢蒙

○尊德性也主靜也致良知也隨處體認天理也體仁也其欲標名而自尊一也善用之皆可以成君子不善用之皆可以成小人

○高者入於空虛欲速也卑者入於功利見小也

○今之談道者吾惑焉有鮮於學而逃者有拙於辭

而逃者有敗於政而逃者有驚於名而趣者有縻於爵而趣者欲有所為而趣者是陋偽之粉飾而貪夫之淵藪也

倉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劄記外篇一百四十九條

○堯舜之禪也舜禹將無德之乎曰奚為而不德也為天下德之也如其身將湯德桀武德紂矣

○三王家天下始乎然而堯舜之前有之矣湯武征誅始乎然而堯舜之前有之矣

○堯舜禹之禪受也湯武之征誅也伊尹之放君也箕子微子之降敵也周公之攝阼也孔子之欲赴佛

肝公山弗徂也唯聖人能為之賢者則弗許也此干
之剖也伯夷之餓也賢者能為之聖人則弗必也
○盤庚賢主也雖然讀其文而知商治之氣與商質
之所由漓矣

○桀之惡不如紂湯之甚也亳人不桀惡是仇而號
於稽曰勤民哉可思已孛膠之誓母乃以刑迫乎吾
未見湯之無慙德也

○文王之安於囚也臣道也太公散宜生之以術啗
紂也亦臣道也

○謂周成王之不如漢文也何也曰周公在矣而成
不聖

○謂太甲之賢於成王也讀金縢凜乎惕矣以周公
之聖而幾不免易曰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无咎者僅
无咎也

○周宣王中興之令君也而弗克終何居曰激衰而
後圖治故也其於中也未純其於政也非學

○齊桓之霸也不以戰勝其猶有湯武之遺乎霸至
文而衰矣宋襄之亟辱也楚莊之憐志也秦穆之不
主盟也焉得五也昆吾大彭豷韋幾然哉

○晉襄之墨線也可以已於親乎其微秦也可以已

於德乎秦穆之再施晉也有容矣而不克終弗學也
是故能誓而不能無殉也

○太公之翦商易管仲之摧狄楚難太公之輔文武
易管仲之輔桓難

○文也悼也晉之令君乎文創伯而優哉必也吾從
悼

○季友之置牙後也以厚也其立孟氏何居周公復
蔡不復管

○共世子之為共也或譏不逃曰其言盡之矣為吳
太伯則可

○謂趙盾之不與謀吾弗知也謂許止之僅不嘗藥
吾弗知也

○趙武賢卿也楚得偃然而狎主齊盟者則武罪也
○春秋之罪吳楚也不以夷故以王也如秉禮而翼
周吾將從之矣六雄之自王則梁惠始也故梁惠者
魁叛而浮夷者也

○三公子之好士也以自張也信陵之好士也以存
魏也惡乎同魏為秦而疑信陵矣趙為秦而摧李牧
矣矣

○荆卿之笑下矣雖然燕亡不由也范雎之笑工矣

雖然秦王不由也

○乘迫為合攻隙為離其蘇張氏之揣摩乎聽蘇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張氏之解從六國自解也

○秦逆取而順守可得延乎曰有天道焉惡得延如其事也不土木不神仙不殘刑不黷兵不巡遊不禁詩書雖百祀可也

○淮陰之初說高也高密之初說光武也武鄉之初說昭烈也若懸券而責之又若合契焉噫可謂才也已矣

○秦法繁漢法簡繁則虛故易弱簡則實故久疆

○官之繁設也財之繁取也用之繁出也上下之繁相待也蓋至宋極矣漢簡於唐唐簡於宋明實酌之是以久而治也

○喪之日易月也昉文帝乎然而以詔天下也非為君也故文無不君而景有弗子

○景有三寃臣馬大夫錯丞相亞夫臨江王榮嗚呼文德遠矣

○堅忍哉周亞夫也遇文而顯遇景而敗果任哉申屠嘉也遇文而伸遇景而屈

○君堯相禹稷契咎繇秦可唐虞也政斯而行周官

者莽耳

○漢武之雄也其與惠俱茂乎漢武之罪民也而功後世蜀而南嶺而南吳會而南者則何啻億兆哉千百祀而襲衣冠被教化者奚自也

○漢高疑神者也漢文性仁者也光武脩賢者也唐太宗飾聖者也宋藝似光武而文不足令主哉漢景之儉也宣之精也明之文也唐憲之銳也武之斷也其失刻宋仁之寬也孝之至也抑亦其次矣

○君哉元孝文字文武柴世完顏雍之賢而不與也曰徧曰閏曰促雖然功德懋矣

○問魏孝文曰文勝金世宗曰質勝然則世宗愈乎曰惡用夏變夷孝文偉矣

○趙宋之有周也其何以異於隋堅乎操之篡漢也亦延之矣裕之篡晉也則復之矣操悖而不臣裕至再弑矣此其辱乎趙德乃長

○漢高之功勝湯武矣跡又勝之唐文之功功湯武矣唐文之跡跡湯武矣孟子重則伯夷輕

○漢高帝之功勝湯武矣桀紂齧痛其國人不能徧四裔也

明高帝之功勝舜禹矣洪水災而居食廢耳人猶入

也故夫漢高之功一世功也

高帝之功萬世功也嗚呼休哉

○有以蜀取天下者漢高帝也以吳取天下者

明高帝也一則乘彼之未定而用之一則以我之定

而用之

○太祖之後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德者孰不知

孝宗乎蓋猶有景帝焉已庚之際微帝吾其被

髮左衽矣其德如何曰在知人在安民其不復辟者

理也易太子者勢也

○憲廟有聖政二曲從禮官言錢皇后得

太廟一也追復景帝位號二也於乎不可復得矣

○讀史之六朝暨五代未嘗不拚卷歎也曰臣人市

倡哉至元則廢書曰已矣臣人行禽哉吾不忍復矣

先晉之內戎也其以強臣之乎然而致五胡矣後晉

之帝戎也其以弱見臣乎遼金而元矣故夫敬塘者

帝王之盜而亂萬古之魁也

○諸葛亡而蜀亡非徒亡蜀也又亡魏何也諸葛沒

而懿之智日練而望日重也墓本成矣

○晉之南渡斥石斥符斥姚斥慕容宋之南渡臣金

臣元矣宋以道學諸賢而繼唐魯不以孔子而長晉

○魏孝文獻文子也獻文非馮后子也獻文遇弒於后而孝文為后行三年喪太后淫於上而帝幾殺其從女淫於下而帝幾弒真不幸也宋孝宗孝數世之高宗而不能使其子光宗孝亦不幸也

○宋藝祖之悖德暫也出於乘也太宗之悖德終也成於積也太宗之伎也其宋或齊鸞之流乎宋法寬○事有不辛而邁其變者其事已矣然而甚難言也宋高宗是也臣讐而忘君父之難非也急讐而迫二帝以死者假手僂君父者也又非也

○宣仁之革神也其事變其功大雖然吾不願有此也女德雄矣大定之革亮也其事變其功大雖然吾不願有此也宋不復中原矣

○入主無再元無封禪無上尊號其聖人之共訓乎后氏無臨朝外戚無與國政其聖人之義訓乎君不匹發翁主不移醮其聖人之禮訓乎噫雖三代何以加焉

○文其治者疇易唐太宗執推刃同氣猶有諉曰剥膚也刺王姬之媵是亦不可以已乎

○漢失之刻唐失之亂宋失之弱

○有君德而好文多藝者唐文皇魏孝文也有君才

而好文多藝者漢魏梁三武也無君德而好文多藝者漢靈隋煬宋徽也無君才而好文多藝者李煜也文藝為累不為益

○趙武靈胡夏服而強魏孝文夏胡服而弱雖然寧為此不為彼也君子謂武靈之不善求強沙丘之禍天實報之以悖倫矣

○莽之詐也溫之伎也敬塘之鄙也雖得天下恥弗洗也

○高貴鄉公之賢少康也君子悲其志焉雖然成濟之禍成矣安樂公之不思蜀也無弗嗤者雖然其牖

下矣

○晉元之辱也而中興唐高之靈也而創業寧非天乎

○項羽之不修太公也符堅之不殺慕容垂也寧非天乎雖然有君德焉

○堅之敗也大舉而不分晉得併力矣身在行無後拯矣鮮卑主而氏客失要害矣惜乎其不為聰帝之及身也

○桓玄篡而不弑裕得借以滅玄自後無不弑矣雖然寧為玄也不為裕也符堅不修敵君而亡唐高倂

敵君而興，雖然，吾與堅也，不與高也。

○元魏其猶在五胡之下也，幾於遼金焉。宋不統一進矣，孝文文之再進矣，而隋三進矣。

○劉彧、蕭鸞、蕭繹，其天之戾，沴鍾乎裕之殲，晉宗也。道成之殲，宋宗也。若循環然，衍寬齊而子弟魚肉之，幾無報矣。然猶昌於唐也。

○晉之欲平中原也，相會稽將褚裒，殷浩，宋之將義恭也。梁之將宏也，抑何異。縱鳧而獵兔也，危哉危哉。○隋文之逆取周而順取陳也，猶知有將相焉。相高穎而治，將揚素、賀弼、韓擒虎而強，惜乎不良於子也。始而政任之不勝，恩而傷義，終而辟齊之不勝法，而傷仁。

○身霸有國而身失之者，凡幾。曰莽，曰曜，曰堅，曰衍，曰存，最身治而身亂之者，凡幾。曰秦始皇，曰漢武，曰唐玄，此豈其才不足耶？一念之敬而才為興資矣，一念之急而才為敗資矣。

○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之雄也，重在全身。員勇勝，智蠡智勝，勇。

○蠡也，仲連也，張良也，其所解之機同也。蠡跡卑而用神，連跡遠而用奇，良跡近而用巧。

○魯仲連有儀秦之材而近道者也彼其智不欲以富貴害生也又不欲以生掩名時見勝溺寡取勝蠹彼黃綺者豈其徒哉

○桀紂身亡國者也赧獻而後吾悲之矣玄德所以痛恨於桓靈也夫釀天下之亂者必不死天下之事者也死天下之事者必不與於享天下之奉者也惟相亦然

○或問材曰漢問漢材曰鄼侯何留侯良淮陰侯信博陸侯光武鄉侯亮何也入而能出大劍而不搖不賞而能完非材其孰成之良之伸志也善因幾也孫吳有待信無待信也神于兵者也夫承武而不土崩也居廢立而不人猜也噫吁光可以想矣忠信權惠信敵公信雙武鄉其最乎漢而後篋矣

○漢可以托孤寄命者周亞夫也霍光恭亞夫倨光密亞夫踈所以殊也若勃則亞夫下矣彼丙魏者小才也德則丙勝

○項氏之坑秦也僂嬰也天其伸六國乎雖然不可以訓

○信越叛乎曰惡呂氏之誅也承帝意也夫二臣者非人臣之材而不能君也其弗獲令終也宜哉

○班氏之傳循吏也。不及趙韓，其猶得先王之意乎？
○龍德而隱，管寧氏近之。鳳凰翔於千仞，黃憲氏

近之。

○漢魏之際，吾得三人焉。曰諸葛孔明、管幼安、范承明。孔明以身殉道者也，幼安以道存身者也，承明以

身存道者也。為幼安易，為孔明難，為承明易而難。
○叔度之淵淳，幾於德矣。乏立言焉。馬融氏之言，奚禪德也。

○寇河內之讓也，少異蘭矣。賈膠東之平也，則大愧廉焉。非帝其誰能解。

○敏濟務寬，容衆智謀。身三者備矣，義不足而卒大棄之。其孔光乎？胡廣乎？華歆乎？褚淵馮道乎？嘻。

○東方朔阮籍，其善處難者乎？既弗能避，又弗欲挽。曷不龍躍鴻矯哉？雖然，哲於文舉，叔夜矣。故夷章莫如巧藏，巧藏莫如神藏。

○堯之言共工也，為莽貌也。孔子言少正卯也，為安石貌也。莽不相人以工於臣也，安石不相人以工於儒也。噫。

○西京之事功，幾利矣。然而為君也。東京之節義，幾道矣。然而自為也。宋人之自為也，甚於為君。

○甚矣官寺之不易勝也陳實不勝而家族袁紹勝之而國遂亡訓注不勝而家族崔胤勝之而國遂亡故夫創業之主之貴始也

○蔡邕氏之才節而不令終也非一念之畏為之乎與其死於狗卓也毋寧死於拒卓也

○羊叔子有君子之德四馬曰慈曰信曰廉曰讓雖然其為晉謀鼎革之際也有中惡矣

○嵇侍中温平南偏於忠者也王元公劉太保偏於孝者也元公其猶庶幾矣

○嵇侍中之所以不如王偉元也俱雙先而君後也雙言為君者也非君為雙言者也

○司馬孚若優於馮道乎猶知有恥焉雖然龍襲其享逃其跡陰其行陽其名是不如朱全昱之樸也

○晉渡江微而立其文獻公之力乎危而安其文靖公之力乎文靖易文獻難雖然運之有革也必不能以身殉也

○始興養亂而庾亮決之會稽養亂而元顯決之不養不滋不決不潰

○謂陶太尉之忠似孔明吾不知也潔於祖逖而武不及治於譙王而節不及敦革晉其方岳矣

○世經堂刻

○安之量而才不玄也玄之才而量不安也合矣而功不大就何也志不足帥氣

○操也裕也幾於混矣而功不就或曰遲暮也或曰遇敵埒也皆非也志在內不在外

○被逆名而大有可憫者其蕭綜乎吾為之思其處而不可得也彼梁武父也亦父仇也東昏父也而疑奈何

○爾朱榮之雄武也幾於項氏乎歡材不及榮而術過之是以成也秦材不及歡而法過之是以久也

○吳之有遜也秦之有猛也燕之有恪也梁之有歡也周之有朴也蒙古之有楚材也其偏雄之良乎楚材仁人也微斯人中國其積矣噫何以衡為

○鄧高密其材不及識也有大臣之度焉彬幾之乎材則愈下

○王魏之改事文皇也微有委焉有高祖在不純之手臣也王之先謫也不與難也宋儒乃以順逆劣之而優管氏母乃不可乎

○甚矣王琚之才之似王晞也晞稍弱知止而存琚稍雄不知止而殆

○姚崇李泌才相似也崇體近實泌用近玄狄仁傑

宋璟器相似也仁傑近圓璟則方陸贄李絳識相似也贄達絳遂杜黃裳裴度畧相似也黃裳近疎度近密

○楊國忠之明安氏反幾矣王叔文李訓崔胤之攻宦官果矣王安石之變法大矣韓侂胄之復讐言正矣公其事私其心卒致敗焉

○東海王疆寧王憲所謂以天下讓非耶夫如是奚而喪

○王忠嗣而無死其中興之元績乎光弼知將而不知臣真卿知臣而不知將知將而知臣者郭汾陽也知臣而知將者張睢陽也

○謂子儀武不如光弼也賢之其以終乎度之畧不如德裕也賢之其以衷乎合衷與終而定人

○燧之與晟也功陽燿也人薰猶也然而同厥終焉德于是乎不聰

○李西平之難不難於復京城難於介泚懷光之間而孤軍不屈也蓋見才節焉

○中興之臣吾必推郭汾陽李西平然至戡定之年俱且六十矣使其早亡一邊鎮虞候而已爾神策小将而已爾甚哉才之未易識也

○宋氏之業之永也。基自周世宗。拔趙普。憐人也。文不如德裕。而才埒之。雖然。宋不五季者。誰庸也。誰謂且賢。欽若謂也。逢而旦長之。吾無取焉耳。

○讀唐史至五王之復唐也。曰。大哉。績乎。雖然。有遺憾矣。夫武氏者。社稷首誅人也。唐臣不共天。故立宗室。磔梟。嬰殲。厥宗。出中睿。而王之帝治。而弗宗於廟也。上也。即帝中矣。居盟於上陽。而族武。弗使亂也。次也。名曰翼。皇嗣。吾故知其弗盡討也。

○張睢陽之才也。而處於必不支也。文信公之忠也。而處於必不振也。噫。豈人為之。

○天之報方進以義也。報素以玄感也。報世勩以敬業也。巧矣。其若合契也。雖然。義也。敬業也。不良於人。而良於事。

○問宋臣曰。李文靖之遠。王沂公之公。韓魏公之重。范文正公之廓。司馬文正公之篤。庶幾爾。

○程正叔之貴。沆也。韓魏公之貴。曾也。貴沆為其識遠也。貴曾為其器大也。然而為沆。易為曾。難。

○宋臣之於遷也。率數讓。而後就。胙。兄弟恤也。如其不堪。不就。可也。如其就。一讓。可也。故夫以勢要君者。卓操也。以名要君者。宋臣也。

○狡矣夫夷簡之策也以西帥而收公於仲淹成則掠之敗則加辟焉仲淹之權然非心權然也其子知之矣歐陽氏何文奸哉

○問洛黨蜀黨曰朝吉朝而夕聞父母喪也將不哭乎豈不曰餘樂未忘哉甚矣洛之拘也然而為蜀也蕩其失則俱曰好勝

○安石光才相等也行相高也聲相慕也一以亂一以治故術不可不慎也

○寇萊公之才之似李衛公也李稍密韓魏公之器之似裴晉公也裴稍巧

○趙韓王之達也而不勝險寇萊公之敏也而不勝躁王文正之容也而不勝弱富韓公之果也而不勝褊才難不其然乎

○安石非姦人也然而誤國之罪重程氏以舊而寬之朱氏從而與之蘇軾非純儒也然而無失節程氏以異而讐之朱氏從而抨之

○啓外釁自王黼童貫始也耗中國蠹帝心則自蔡京始也故自宣靖禍者京為首黼貫次之

○秦白起死無李牧敵矣用趙郭開而趙舉金粘罕死無岳飛敵矣用宋秦檜而宋降宋文之為魏倖檀

道濟也齊緯之為周穆律斛光也唐莊之為明宗穆
郭崇韜也噫

○南渡而後宋岌岌乎危於晉矣然有人焉綱浚鼎
治內飛世忠錡玠治外然而一槽足以勝之是故賈
似道之誤國可罪也謂宋尚可以支元則非也君子
是以惡檜而恨高也

○問李綱張浚趙鼎忠乎曰忠矣然而綱之失復浚
之失躁鼎之失闇也靖康之初不失汴也綱也其再
失汴也稟之狃綱也江左之得為江左鼎與浚也江
左之不得為中原亦鼎浚也浚氣強鼎氣弱浚過多

鼎過少

○能見而能不見者吾得一人曰魯仲連其為人也
名不違身能遂而能完者吾得一人曰龔壯其為人
也孝不違忠

○二陳之相器相材略相似也康伯宏俊卿亮

○虞允文之材逾於浚也其氣不如也

○君死社稷金哀有之臣死君忽斜需有之亡國而
不失禮者乃在夷狄哉

○漢之後非漢後而稱漢以殘晉曰劉淵氏唐之後
非唐後而稱唐以滅梁者曰李存勗氏宋之後非宋

後而稱宋以亂元者曰韓林兒氏亦巧矣

○張承業不完人也然而完人矣其不受晉爵也不從晉帝也其在文若之上乎

○誅兄而不傷弟者周公也僂子而不傷慈者石碣也廢父而不傷孝者脫脫也

○金哀亡國不亡其體元順失天下尚不失國故曰夷狄之有君也

○察罕之忠也度乎岳飛矣武則同而功過之擴廓之中沮也失在太子其終為純臣也遺教在父

○夷狄之初勁有將四人焉粘罕木華黎才將也休哥伯顏制將也有相三人焉劉秉忠才相也耶律楚材廉希憲仁相也

○徐有功耶律楚材之人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女主夷狄奚累焉

○明之初興也能為勁者唯陳友諒擴廓乎其下友諒也得之速非我速也彼失之速也其破擴廓也得之緩非我緩也彼失之緩也

○友諒之雄彊也其在項籍李密下竇建德上乎壘敗亟整其猶能振乎張士誠明玉珍自守虜耳然士誠之能得人也玉珍之能治國也亦足稱偏才矣

○察罕帖木兒而在 明之憂我雖然天之所廢誰能興之田豐所行刺也李羅再犯關而元之腹心腐矣竒后太子再疑擴廓而元之四肢痺矣故夫田豐李羅者元之賊而我 明之勲臣也竒后太子者元之戚而我 明之間臣也

○謂中山王之賢三代而下鮮比也其用兵也整而簡武而不殘其居功也安其事上也共其藏身也哲蓋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合而為一者也於乎休哉李韓公之功大矣而不終也其人非反者也不善避功也劉誠意之功大矣而報輕也以術合者也非以天下大策合也

○諸葛武侯之後得大將二人焉曰唐太師汾陽郭忠武王子儀明太傅中山武寧王達中山之易也在乘創也汾陽之難也在振衰也然而亦各有難易焉汾陽之難在庸主也其易亦在庸主也中山之易在英主也其難亦在英主也

○問大將曰中山其全矣常開平李岐陽傳穎公之勇沐西平之靖張定興之重其庶幾哉問大臣曰不知也母已干肅愍之任王端毅之直劉忠宣之篤乎○壬午之難有功而無愧色者一人焉曰鐵司馬鉉

已已之難有功而無愧色者一人焉曰子司馬謙其人才同也忠同也酷禍同也

○漢廢人之叛也楊文敏之贊上親征國事幾失矣其還師欲襲趙也非楊文貞之力止國恩幾失矣雖然吾猶以文貞之功大於文敏焉

○已已之後不急奉迎太上為景帝疵乎不知太上所以得速還者由不急迎也特不可為訓耳天位不再社稷為重君為輕千載而下能幾周公執南城之奉養不以禮則非也易儲君心也相職也于肅愍一本兵耳夫不錄其再造之功而以易儲罪肅愍何其忍也

○李文達之讓王忠肅朱撫寧之讓郭定襄其猶知有國乎薛文清之蚤退吳聘君之辭秩其猶知有幾乎文清賢者也聘君篤行君子也其俱不足以有為於世明也文清而不去且伴食矣聘君而不辭且株累矣

○劉博野非君子也其去乃以不封張氏周陽曲君子也其出乃以壻曹元力陳師召悶悶者也獨持不吊闔直視舜咨表表者也送闔人賜喪人固有不可必者也

○大臣者吾必以王端毅為巨擘焉次則劉忠宣攷攷為國知無不言者王端毅也攷攷為國知無不為者劉忠宣也雖然吾不難二公難時之容二公者也
○赫哉 太祖之聖也而臣不稱蓋有將無相矣李韓公一時之才也而學不足劉文成可以將相矣而量不足

○楊文貞之雅也與文定之敦也商文毅之定也劉文靖之質也所謂守文相也楊文敏李文達之練也揚文忠之果也幾能濟時矣

○王端毅之在銓也其猶麟鳳乎于肅愍之在樞也庶幾蛟龍矣麟鳳天下望而知其瑞蛟龍天下望而思其澤

○孔廟之黜楊雄也 帝王廟之黜元世祖也太廟之黜姚廣孝也凜乎有春秋筆焉

○問新建伯之功曰不在難而在速稍遲則建業下矣又稍遲六師接而江許可購下矣茲其所以偉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左逸 三十條

嶧陽之梧爨樵者窮其根獲石篋焉以爲伏藏
物也出之有竹簡漆書古文即左氏傳讀之中
有小抵牾者凡三十五則余得而錄之或曰其
指正正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漢人所傳而托也
余不能辨聊以辭而已

桓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

弇州山人四部稿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世經堂刻

春秋左傳卷之百一十一 世經堂刻

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始公與諸侯圍鄭也即
郭門門焉昭公愬使子人私於衛侯曰惟是魯君之
首禍鄭以脩郟之怨也宋君之左右出子也則惟雍
氏宗之嬖不虞君之儼然辱臨之也敢請衛侯曰忽
何故入對曰寡君之為太子也寔先君之嫡以請於
天子有成命矣不腆撫軍而執役於齊以扞陬北戎
大勛是建出子挾宋而奸之國人之望寡君如望歲
焉何以不入衛侯曰是非寡人之所專也二君志也
曰魯宋何厭之有魯志翬也宋志督也已憺之不悔
而日勤師以求無君之國而黨之即天子不能無且
夕誅君胡翼焉即寡君孱不能圍其芻牧之邑而以
歸君君且歸魯管之役我克宋郟防而魯以班取之
又弗德也魯安能德君衛侯乃辭於師以疾而歸公
亦歸

莊七年夏恒星不見夜明也巫季陽曰日沒西也沒
而光其西方有聖人乎史逸曰不然是中國之徵也
而在下夫夜下象也夜明日之餘也其夏殷之後乎
代於時為映更二甲子乃晦乎二甲子中國有聖人
日不沒矣

閔公二年公子慶父縊諡之曰共仲而弗以保告也

春秋左傳卷之百一十一 世經堂刻

仲孫湫聞之曰異乎季子之爲政也刑莫侈於弑逆
淫莫醜於奸上慶父三年而再行之而又通君之室
以希得國魯有司寇將誰辟焉慶父而後誰無後者
且莊公之二子庸辜乎周之元公其制辟曰絕管蔡
蔡明有差也孟叔同立叔實耻之作法於涼其季子
乎是夫也得世無魯矣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潰蔡侯逃於墓使其大夫考
父請曰亡人不佞不能事盟主以辱君之玉趾又儼
然勞諸侯之師不佞寔懇辟不敢以介見又弗獲改
服從諸大夫朝歸死於先仲之壠不佞王卹受賦弗
敢稽也盟府之好聘兵役弗敢後也亡人齊沐剪髮
以俟大僂君用之先仲誓弗載祀唯命其幸以先仲
故赦而夷之附庸君之惠也非所覲也齊侯欲弗許
管仲曰許之君爲盟主而脩沐第之志以勤諸侯必
終其快剪滅惟城毋乃不可乎請伐楚詩云出自幽
谷遷於喬木言徙義也君以志興戎而以義救之又
何憊焉乃復蔡侯

齊侯伐宋圍緡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國子曰不可棄
恩不仁乘弱不義昔五孽爭亂君實不勝控越於外
宋君無忘先君而幸諸侯以靖我阡危救寧撫有東

國君寔不能光昭先君之令德嗣主齊盟夾輔王室而啓戎夏之長心以力競响昔我先君之有討於荆也我握其臂宋持其指君今伐宋楚爲之勁我爲之掎不佞唯宋不以軌逆而遣一介之使來勞曰寡君孱不善師中楚以爲大國羞君屈王趾跋履故郊庶幾念獻之微而脩先桓公業用還集我乎將無庾辭以困行人公不聽君子以是知齊德之不競也

僖公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丙子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丁丑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二姬以歸明年秋楚成得臣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叔伯退而歎曰異哉夫子之爲楚也泓之役君王幸以狡勝宋而奪之同盟又掩其二息而無別宗是必不得諸侯夫子不諫而今又諉楚以快子玉君以汰失之而臣以復復之必敗夫子實敗楚而欲他諉也得身爲幸

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王若曰叔父惟乃顯祖文侯翼相我先王輯敕在播用

渥厥錫奕世克輔時上帝弗厭我先王永綏繩繩亦
逮爾股肱叔父爾惟裕少習於難礪乃智歲乃勇若
群僕誓御罔不又俊於乎余小子弗惇弗習於內寔
隕越畿甸唯叔父是怙鼎簋不搖臣妾其還鬻熊氏
陸梁漢江蠶啗諸姬余小子弗武弗克豫外以勤我
叔父穀厥胄甲鏊厥軔剪俘纍纍靡扞不誅於乎天
奪舅氏余小子日藐藐弗怙即於次叔父爾寔大奠
我甸荒昆從姻戚友邦豕君大夫咸若度汝克績文
武載益光于前烈王曰叔父其歸視師柔遠能邇用
賚尔大輅一戎輅一駢服具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
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往哉敬服王命以綏四國
糾逖王慝無怠成無改食天嗣惠難老余一人永享
于休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
之休命

王受魯侯穀王爲衛請晉侯曰昔越我先王二叔不
咸夾燭亡燼維我伯考周公大振文武之業修管蔡
蔡以靖王室施於九夷九夷率從余一人不德不能
輶寧宗族厥有衛鄭棄盟府之好而有二心以服事
荆寔賴我伯父丕揚周公之烈剪劉荆人伏竄菁棘
罄鄭之罪歸於京師告用於廟余小子罔敢恫恣法

亦罔敢赦魯之宗臣以故職請曰蔡叔怨艾改行周公寔復封之傳國至今予弗敢專鄭在深室徂寒越暑冥於昏旦曰康叔之德只以三餒食其速誅之以比於鮮唯伯父稍薄其從蔡而復之亦唯伯父晉侯稽首曰君王幸赦衛鄭以輯全衛重耳之願也敢不唯命

秦伯塋穆公當從死者百七十有七人子輿氏之三良與焉孟明諫曰不可我先君之御秦也其治命寔多君不之好而唯亂是用殉葬禮之叛也殉良國之疵也王官之役晉人蓋日夜西首焉以司吾國君薨而示之疵毋招鬻乎我得由余戎自削矣以良為殉去戎幾何先君之霸也定王室恤同盟攘土受胙再造國君史足書美而終之以凶德無已其老臣哉曰余再辱秦師先君再拔之死也曰而餘身也無以稱報王官一矣請殉為再秦伯曰子輿氏先君之志也而先武公之故也子為生者可也孟明退而不食七日卒

齊侯朝於晉宿嫗人相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賓嫗人曰日大夫以晉君之命徵敝邑寡君恐不敢愛率禮以饗從者匹於

單劉惟是一二邑臣不能動內人以千大夫寡君寔
無所與聞大夫唯已愧之雪而舉晉殉之以天之降
罰齊而使青人之骨暴於臺亦豈無一二晉殤先文
公之有討於曹也脩浴薄之鄰而終宥之大夫其遠
宥齊而光先文公之德以寬諸侯夫誰不服如其咲
也九達之莊人盡誅乎郤子不能對君子曰郤氏之
後殆哉夫驕德之敗也驕匹夫不可而况國君乎哉
兵以逞忿忿以成欲其充末也則先成子之恭乎
范武子謂趙宣孟曰亡人也辱夫子之收之不敢以
間請也晉爲盟主吾子寔執大政以光輔社稷城濮
之戰我先君僅一得志於楚無以聲之曰楚爲不道
蠶食庶邦商臣弑頡而子不以間率諸侯侈楚猶
外也宋弑杵臼子不親討而以委中行氏齊弑商人
子又赦之子爲正卿曲庇巨憝疇取式焉夏將狄矣
曰君不勝民吾馬能奪之且有周之司寇在士季退
曰惜夫子能行之且忍之矣

宣公十五年晉敗赤狄於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
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桓子之老無詭曰士
伯之賞信也抑夫子其辭之夫邲之役不能盡援其
長者以歸今之有事於狄者皆其孤也其處者則又

袖手夫子其盍以邲請命於君曰君幸毋侈敢蒙賞乎不然請以是爲吊也察傷嘗夫君行盜臣行節禮也詩云鍾鼓既設一朝饗之君之溢也書云百拜稽首讓於夔龍臣之節也桓子不能用其明年卒

諸將攻屠岸賈於司寇之署且命之曰國有大典女實擅之以剪侈勲賢而滅其祀君以爲討岸賈再拜稽首曰諸大夫脩成季之德而過督臣也則既聞命先公不能事巨室而羅於難用棄群臣誰之爲也既殄其身又汚之謚故臣旦夕疾首焉以君之命持司寇爰書以討而謂之擅也其誰不擅諸大夫亦唯私是競以亂角亂將奚靖焉君行及矣伏劍而死

晉侯使呂相絕秦云云秦伯使大夫成差報曰君脩怨於敝邑而儼然勞諸侯之御又辱先命之寡君無所逃罪不腆敝賦詰朝相見也唯是二三臣受事於先君之老不敢匿敬布腹心昔我穆公念獻公婚姻之好以內惠公許遺我列城五朝濟夕設版焉穆公如忘輸粟自雍及絳相屬秦饑晉閉之糴我穆公豈敢以施責唯妖夢是踐于是乎有韓之師天棄惠公以兵見也穆公醢縲而饋之七牽俾復有晉國是我再造於惠也惠公即世唯是文公亡人纍纍我穆公

擐甲胄以從晉之卿大夫呂卻之難文公潛棄其國
戡而後返寢阿室皇寔唯我紀綱之僕是我又再造
於文也虞夏商周之胤謂穆公之無利晉而祗席之
是以來朝則豈敢忘晉德我穆公師河上均納王文
公詐而卻師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寔拔之如無穆
公城濮之役秦之龍盾虎軀悉用輔行晉是以大破
楚鄭棄叔詹之命文公以私討豈其辱秦之疆場而
誣我先君穆公之終怒鄭則文之爲也超乘三百毋
毛髮之累候人襄公犖然皆文公之好不以餽館逆
而以兵掩使我骨暴嶠函之間我是以有王官之師

公之事二君皆不十兄終終豈在秦棄公即世諸大
言曰請立公子雍治命也一二耆老謂我康公
而晉德晉以怨報康公思纂穆文之故披星戴炎
赴晉諸大夫利幼君而陰敗盟我是以有令狐之
即使我康公寔愧於一二耆老晉又乘我康公之功
而徼白狄踐我場苗鹵剽我人民瀦夷我城隍屬先
君景公有膏肓之恙頌醫於我寡君寡君齋穆公三
日而遣緩也曰其疆場之吏不能布大好君則何怨
穆公之享於鈞天爲晉君請甥舅哉君立而寡君喜
可知也庶其赦我乎君又衷甲於河東而誘盟我寡

君是以不能涉河猶命顛奉教歎血在口而勞諸侯
之成師以臨寡君君來言曰白狄而仇也以而之賜
命討而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既余仇將以間
止君師也君信之楚爲封豕長蛇欲故晉於鬪我肆
其浮詛君又信之抑君以爲兵端既不獲受命矣敢
告文襄靈景唯晉四君狎主齊盟惠逮來裔誰之功
也且君稱盟以藩王室無受誓維京南辱邲不報坐
齊以譏執事甚輕其心焉使之盡東其畝君唯力足
競而獨辭我寡君寡君敬受辭剪棘夷道以延君之
輶車唯命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
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
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祝宗退曰異哉夫子所謂
將社稷奚賴焉國有六卿子列在二中軍之良厥猶
將之且以先武子之德尺細大咸矚將子是靖子辟
其難而戕其身以族免也則不曰晉國之祿食者幾
何君子之愛身也以存社稷也其捐身也亦唯社稷
是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云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夫子視一人之臨危而先辟之不可謂忠將身
之不保不可謂智君子曰祝宗之言信也雖然樂之

逆也郤之昧也抑亦可免夫

楚子伐宋宋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樂嬰齊曰異哉大夫之見而以君削也君失諸侯在此言矣日嬰齊受命於寡君寡君齊三日而遣之曰楚爲無道蔑視宋寔以國之辱辱及盟主侈其下介以干楚師維是銳矢及帷鞞鐸摧雉士均粟女職編旦夕所不即死堅待盟主之救晉師苟出而呂

先微子之社稷共楚者有如日晉師苟不出而呂先微子之社稷餌楚者有如日寡君之孱臣元寔史言之抑邲之役晉之戎車大倍屣楚彘子弗克用命淪於顛濟則豈唯天之咎今復棄宋宋折而楚鄭先之衛魯茅靡也從齊以披秦爲陰構悉率諸宗挾疆以北鼎是用詢將晉之大勳是墜唯君與二三卿圖之詩云子不戎好豈無他人請從死矣有以報寡君晉侯曰善乃治師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子產私於范宣子曰僑聞之先王之待遷臣也留之弗可則導之惧有侵也先之所

往無使窮也三年而後收田祿里居異其反也盈也
非有大故以先人之汰遺蠻晉不能即誅以遺諸侯
而又窮之僑竊感焉亦不曰有先大夫書之勲未斬
宣子曰寡君之有討於盈也寔書之爲匠麗氏之役
也至於今未雪也厲又濟水馬伐秦獨東其馬首以
徇師使寡君不獲志於秦以慚諸侯寡君之命曰凡
獲罪於余者無共國獲罪於先君之社稷者無共天
子產退曰盈必亂晉失盟主殆此昉矣脩書之罪則
既赦於先君且無辱群臣以虞中行氏脩厲之汰汰
罪微也罪人不孥古之訓也范氏其爲樂乎女慝不
容男怨是徇任讒棄戚肆忿滔志其猶以武子文子
之澤也再世而已

秦后子奔晉以翠旒之復陶鞮鑑璧珥甲父之鼎私
於趙文子曰鍼也不能事其兄以即盟主其不以就
大僂而使之朝夕殮焉唯吾子是賴與先君蜚廉之
好是庇鍼也敢微福於先君以事夫子趙文子辭使
者出諸大門之外而拜曰我寡君以公子之辱臨而
不鄙也日夜飭邸傳焉武不敏獲有列大幸毋以內
臣而有異交精白一心夙夜匪懈唯君是媚武之志
也吾子籲念先君而賄痔武即不肖敢篋忘其先而

賄之愛后子悔曰鍼之待夫子淺矣宜其及也

宋之盟叔向歸而有德色祁奚曰異哉肱也吾聞之先王之於夷也德兼之霸者之於夷也力外之未聞其柔之也召陵之役齊桓大張其兵辭楚懾而後成伯也是則仲父之教也城濮之役辭不足矣劉之兵楚廟而後成伯也是則先成季之教也楚雖強為莊若穆寔不得志於諸侯而以求晉晉為盟主倏棄諸侯倒阿授之母乃逆損乎肱佐上卿不預其筭喝懾秉甲陽辭以誘南冠之臣偃然歛先小國尸盟固若是乎物不兩大楚既先之則主之矣晉既不能大寬諸侯之力聘朝饗助日歲孳孳焉又令楚得役之是重困也安在息民楚為封豕貪婪無厭輕重異供薄厚生怨爭未艾也安在弭兵六君之衡一旦失之猶以為多何所非績晉侯耄而厭武上卿是藉寧無先文君之討聃也及身而已後其殆哉叔向聞之愧三日不出曰吾知罪矣夫子再生我者也

晉人執仲幾歸京師王使大夫弘詰之曰昔在商王自絕於天暴棄兆民我先王以為討拂逆眾快弗斬其裔封之舊都佐以懿親又包藏其禍心以謀我先王既正其罰又曲霈之爰擇明賢唯桓圭土田九命

是錫世世子孫稱上公於周室天降災予一人以憂
堆堞盟主糾凡諸侯以共事而女教然曰余客也且
有滕薛鄆爲役女之宮郊甸遂寧不唯王之土其卿
士僕妾隸圉市莽寧不唯王之臣余一人不德不能
撫有宋宋以枝辭而有滕薛鄆國無小其相爲役乎
先王之令諸侯曰毋倍上毋陵小女一舉而賊之余
一人將奚賴焉女即司寇母廷女主以干天討仲幾
不能對乃囚之

吳季子使還而過魯叔孫穆子曰美哉先太伯之讓
也而吾子幾之雖然豹也竊有感焉太王之志也授

李逮文爰發周邦其命維新蓋卅載而天下謚如也
子之諸兄日尋兵於楚以勞其民今聞其嗣抑又甚
焉子守曲節而不唯先君之志是體以綏輯兩國而
好之太伯之讓也其承親而靖亂也承親孝也靖亂
仁也仁孝合之爲義吾子違親而亂是用釀母乃不
可乎季子謝曰微吾子之藥石札也則不聞斯言札
也不才唯顛越是懼敢多讓乎

齊侯乘欒氏之亂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
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邵封少水趙勝以師來追
曰以寡君之不穀嘗從君於盟所口血寔未乾而君

儼然師臨之也何故欒氏爲逆則豈惟寡君惡之方
藉君之威靈以爲僂君右叛臣而背盟主不寧散邑
之雕甲朽戈從君於劇不敢辟齊侯使崔杼答曰昔
我桓公大協諸侯以蕃王室天子藉之錫主齊盟女
先君之不度而競於力盟是用狎代諸侯之子女玉
帛干楯絲枲醢粉女世蠶食不以爲厭女亡臣克脩
婦人之孽而逞師於我又爲嫚辭而辱及余之先子
即一二孥稚不敢忘女勒我行人使從諸大夫曰必
以類又強諸大夫而軟之天子命我先君曰伯舅女
率太師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先君用是以舊履
而有討於魯女又昵魯之奸言而興群戎以賊我邦
京茲剪雍門之茨焚廬舍雉原獲寡君弱不能過其
遺孤其遺孤日夜西嚮厲刃曰必肉晉死不敢辟今
天既奪文嬴而誘其君臣之裏以睽間也寡君敢不
順以天命討大夫以軍若城降者寡君之命車無所
愛亡臣假不若命軍還而瘍發目弗獲瞑諸大夫所
習聞也趙勝曰齊侯必亡犯上海強助逆誣帝此四
者得一爲詩况兼之乎姑歛師以驕其還還而後襲
之可肆志焉齊師還趙季衷之遂獲晏甯

劉氏范氏世婚長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

爲討六月癸卯王使使賜蕞弘死曰微大夫之力周
不及成也雖然大夫乃與晉之叛臣晉不以爲討弗
敢憾大夫弘拜稽首曰君王過聽臣策九歲諸侯之
力大城成周版築之下暴骨與焉以爲臣僂臣死且
不朽君王幸誅臣以悅盟主盟主服從諸侯嚮賓以
僂臣之故臣死且不朽成武二氏始之良也宣孟文
子嗣之英也奕世陪晉力亂而爭孰爲叛焉如其與
也以臣是悅王悅盟主盟主悅卿母乃非漸乎夏殺
關逢成殷志也商裂比干因周計也晉之從政睥睨
下維無日忘之臣聞命矣下見安于敢以天子之命

討曰首亂陪臣波及王度維是不倭與于厥辜賦柔

桑之五章而死周人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
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重
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公出公遂如
晉將如乾侯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
在外君亦不使一人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
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公至乾侯處於鄆齊
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公恚欲自殺曰余再辱不
如死也子家子曰君有臣不能即而棄其社稷以隕

越於外將辱之是取又何患焉二國宴而俱勞師季孫執而虞復君其快君死也如一君又不戒成其志矣退而曰二國之不為君也微哉晉伯主也齊伯之餘也政在強臣矣而又右之右國之逆以抑君不數世矣魯猶宗也晉齊之鬼不其餒而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云云君子曰史墨小人哉六卿固弁髦晉君而墨又從史之貌焉以墓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如其弱也庸非君乎冠履定分不可易也三氏瓜剖墨其為削乎

楚靈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其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侍者曰善哉君之言及此也而晚君王之令慶封也則曷不念郊敖城陳城蔡不羨則曷不念其先之餒鬼日臺章華而朝諸侯麥然而問周之鼎也君王未之念也詩云啜其泣矣嗟何及矣其君王之今日乎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蔡侯曰寘人以國之貧小不能事大國而失身楚楚不若是恤其從政者霄而夷於君以詰予之瑱珮復陶三載弗克事珪鬯獲罪於先

君之社稷用昧死請于大國幸哀憐之而悉率諸侯
之甲徵罪於楚唯是不腆敝賦寡人之妾輿貨賄悉
用從事敢辱大夫之請我先君叔不能率王訓而羅
於傳書爰及嗣裔脫羈而已大路闕鞏姑洗密湏之
鼓唯晉是賁蔡無分寶疆場之弗輯與歲佐蔡雖辱
稱諸侯也其室猶懸罄賴大夫之力得肆志於楚有
瑱珮復陶在敬用藉手吾子光輔盟主而輯綏諸侯
方貢不乏私覲自萃又何求哉荀寅不悅而退

定公三年蔡侯唐侯朝於吳請伐楚吳子許之蔡侯
曰盍以辭先之夫梁王曰我蠻夷也惟力之是廷而
奚辭爲伍負曰不然我與楚閔五易世矣若麋之角
於澤數挺數紕狎爲雌雄弗克有楚我直楚曲何患
無辭辭以先之武以繼之制勝之經也乃使伯嚭以
師先曰天誘楚亂不有戢也而世淫其威以逞於我
寡君之命群臣曰毋黷武毋復報惟是邊竟之吏脩
父兄之怨能合而不能離也且辭於寡君曰我天子
之制親親賢賢犴牙盤錯以屏王室唯楚之先靡德
只而襲其缺舌以徼惠于我成王而稱附庸我昭王
之南狩爾實苞藏其禍心鳩其蟲蛇以震驚侍衛盟
主有討尔又游辭而誣之水神曰以是逃罰水庶幾

靡喙哉隣尔國者若鄧若弦若夔若江若黃若六若
菓若庸若麋若濮若息自一二宗室外夫孰非神明
之胄而剪焉使弗祀尔有憾於陸渾而耀於雒曰楚
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乃又枚卜曰余尚得天下不
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取之
城濮之役尔帥為僂邲之役尔不能具耳目以入宗
廟尔猶不省慝而睥睨其共辟以干天誅日唐蔡二
君之以好覲也尔既徵其珮與肅爽而又使嬖臣窮
其副而繫之三年蔡君日夜搏頰而請寡君也曰蔡
之社稷狎奪狎予若童子之食且不穀之先人其不
矧於楚市者幾希願得舉國而從之晉又許我長轂
九百以為後勁寡君廼曰余一人不敢脩怨於楚惟
王室之不競以為余愆余忝為宗盟長敢忘干楸武
士十萬自鄢及郢盡敵乃止江漢諸姬以及庭堅之
裔悉復厥祀其諸大夫士非族於熊能自變夷寡君
無所愛其爵遂濟師

吳王賜伍子胥屬鏤以死子胥歎曰天乎余之無罪
也吾先君之驟王而入楚也吾君王之逞讐也而伯
諸侯則微奚之力也使者曰不敏少不足以知大夫
則竊聞君王之緒言曰余一人敢忘大夫之勛唯細

言是狗以墮於僂抑先王之不獲正始也歿齒有隱
憾焉栢舉之役大夫暴與尸讐棘而鞭之楚人煨燼
之餘勸其生者以報死者萃怒於我我是不獲有
楚橋李之役大夫寔張皇六師不足以衛先王之指
死棄群臣余一人以為恨語有之人臣無外絕貳也
大夫以身事余而東其子於鮑氏亦庶幾異日栢舉
哉余不得復事大夫矣子胥頰而吁且詫曰樹吾墓
櫛櫛可材乎三年而吳弱且亡也

晉侯會吳子于黃池爭長趙鞅呼司馬寅曰日盱矣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
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及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
墨國授敵乎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吳既友
衛有惡司馬寅於簡子者曰吳有內難厥亦胥矣子
為正卿以佐盟主而不張武師以懾夷狄而先之吳
既先晉越又勝吳如其合也不更後乎宋之盟子之
先武子也今子寔再辱晉焉君以辱為討子將焉辟
必殺司馬以悅於國簡子乃遂殺司馬寅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一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短長上二十三條

耕於齊之野者地墳得大篆竹冊一表曰短長
其文無足取其事則時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
叙戰國策一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
脩書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
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
余怪其徃徃稱嬴項薄炎德誕而不理至謂四

皓為建成侯偽飾淮陰侯母反狀乃庶幾矣因錄之以佐稗官一種凡四十則

邯鄲之難楚取魏睢澁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為魏說楚威王曰臣不佞少習楚事竊以為先靈王之賢甚於先莊王也楚王作色曰先莊王雄楚者也九戰而九勝以盟諸侯光列五霸聲施到今靈王少負不諱罪為章華臺而疆內叛之天下不哀客胡諄也曰主臣莊王之有討於宋也環城芻牧者以百里築室反耕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鄭鄭亡其君肉袒牽羊以迎而王赦之盟而弗有也

佞

討陳以夏徵舒可慘卿取一人而又弗有也恤鄰厄誅不庭汲汲乎亡燕息之間戎車屢駕地不加益以空名為政於天下者莊王也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羨矚朱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王暴縊也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聞趙之請救而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睢澁之間是靈王之武也臣竊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之言殆哉請得因睢澁而媾於魏

陳軫謂楚王曰臣欲益王之地而王欲割也臣欲強王之兵而王欲削也欲收六國而宗楚而王欲失也

欲抗楚以抑秦而王欲卑也夫割與削失與卑度非
王欲也然而以意得之得之王之禮張儀而內寵鄭
袖也

謂魏惠王曰酒有醜王食之乎曰否前郎中貌美而
陽疆以備宮監乎曰惡是何言也然則酒之惡醜也
為毒也宮監之惡前郎中也為其釣淫也張儀之毒
也甚於醜而其釣淫也甚於前郎中王乃委國而事
之何也

楚頃襄王獵於濠而樂也觴群臣而命之監曰醉廼
解客有來謁者曰請源史曰母間遂酒之敢問客何
業曰臣不肖少賈而中棄之晚乃業儒見魯儒與吳
賈爭也魯儒曰親重身吳賈曰否身重親魯儒曰吾
聞之夫子矣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其以身也曰以直
報怨吳賈曰吾先君闔閭之有攜李役也王夫差因
以夕枕薪晝茹膽而令於庭曰夫差尔忘越王之殺
尔父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越棲越句踐於會
稽之臺而弗誅也為其稱臣也王句踐因以夕枕薪
晝茹膽而令於庭曰句踐而忘會稽之耻乎曰不敢
積甲而訓之以伐吳棲吳夫差於姑蘇之臺而弗赦
也夫差報親而赦也句踐報身而弗赦也然則身重

親臣未有以折也。臣今者過王之國都而知其駢謬也。夫函關之留鄢郢之舉，王殆以為疥癬也。置之均已。王面赤趣罷獵。

辛八子使其監謂張儀曰：妾之有憾於惲君所悉也。惟惲日夜不忘靈齧，稷異日安能頰首而事之？今惲幸在遠，可圖也。妾欲行申生之胙，而惧大臣之以遠證也。惟君善謀之，請以黃金千鎰為壽。儀曰：諾。他日見昭襄王，王曰：惲之治蜀也，庶幾理哉？曰：然。曰：惟先生之習於蜀也，吾欲開其西南之地，以勁楚後，可乎？曰：不易也。其西南為羅施鬼方，其人若猿猴，若蠶，又若俵，而又取善毒粟黍之液，淬於刃，血濡縷，立死。其食人有咽而死者，有周月而死者，有周歲而死者，有三歲而死者。施之食，有即沸敗者，有十日敗者，有逾月而不敗者，為蠱百狀，與執變構，是不可威而致也。王曰：先生何所得之？曰：得之蜀賈之往來，能以其物貿者也。居歲餘，而蜀侯惲以山川之胙來致餽。王將嘗之，八子曰：是遠餽也，試而後嘗之，以啖小臣。小臣即斃。昭襄王怒而欲誅之。穰侯曰：申生可鑒也。蜀之程五於曲沃矣。居再旬而毒不敗肉者，鮮。王益怒曰：蜀毒不敗肉也。夫申生寬，惲獨不寬，使司馬錯賜之。

劍蜀侯惲與其夫人皆自殺而誅其郎中令嬰等二

十七人

尉文君謂趙王曰夫從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從也衡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衡也夫天下之精為從也無間而起其說於從者精為衡也無間而起其說於衡者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與害逝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食百戰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毛公為信陵君說魏王曰家任長然乎王曰然然則臣之鄉有火於鄰者炎災燼窳折宗廟勢必逮及其長方醉卧不起其弟不得請而從家衆斟水柯斧而救之可乎曰可然則秦虎狼也旦夕且舉趙趙舉而包魏於膏肓之間必不已也秦甲西下軹道南陽封異因夏水決滎宿胥之口而灌大梁東兼邯鄲之甲度白馬而與師會大王雖欲偃然托吏民之上一日得乎信陵君以王醉之未醒乘見卒力戰破秦師而存趙以存魏也大王乃厭社稷而怨之乎王曰寡人非敢怨信陵君也不忍於死者鄙耳毛公曰晉鄙宿將也將大王十萬之衆於境日費國千金而不恤也覩社稷之殆淪而次且不進也母乃以魏為貨乎信

陵君知誅貨魏者耳不知為大王將也王謝曰請徐思之次日薛公見王曰客何來曰邯鄲見信陵君乎曰信陵君日夜悲啼思大王內責咎外畏誅未敢東駕也信陵之客三千人人扼腕髮立以大王薄介弟而輕社稷功思以勁血汚屬車之輪臣其一也且以大王之兵符在卧內而客取之若承蜩王謝曰敬因客迎信陵君

趙有樓煩之地瘡縣入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使使以好請而以兵繼之趙王謀於公子勝曰若何公子勝曰洧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其人需金甚多富人懇問鄧析曰安之此必無他賣矣得屍者患之以告鄧析曰安之必無他買今秦無他買而王無他賣也秦不善策而以急求王毋拒也緩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孟嘗君之為燕謀齊也燕師劬騎劫砒七十二城復去燕而為齊於是襄王相安平君而誓師焉孟嘗君方食客失箸不知所擇馮諼起而問曰主君殆有憂色乎孟嘗君曰微夫子言之固有請也日者吾不能事宗國顛越于位又不能備御圍之役以為都邑憂其能免於嗣人之罰乎事秦秦吾憾也不可以再辱

楚趙吾與也。事之吾不忍於先君之邑而棄之。又棄客也。馮諼曰：君何患焉？吾請為君三東其客而薛席於臨菑之社，而毋恐吾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三往而齊請固盟，乃屬其客勝賢陽為得罪於孟嘗君者，而奔齊事安平君之舍人，以間謁安平君曰：薛公不可赦也。夫弁髦我前王之托，而以齊市燕，今又中乞弗臣也。一世縱敵，數世之害也。請以埽燕之勁而剪之。安平君曰：謹受教。因相與規兵食。勝賢曰：夫子之所守即墨若干，何曰四何而不及者八之一，其下豐如之上不及者

殺

三之一。曰：薛靖郭君之所築也，加尋矣。守士幾何？曰：燼餘也不及萬人。曰：薛公之所鳩者六萬家，家壯男子二，而皆荆楚鬪士也，客三千人，其半劍伎客也。兵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為兵三十六萬，而可曰：楚魏之來救若何？曰：請以白璧十雙，金千鎰，分而講於二廷，更請以十萬塞其救道。安平君不憚曰：子策之善。今令吾舉國而從事，薛而猶不足也。請緩之。故曰：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也。久之馮諼乃使以二乘為秦裝也者而間行至薛，曰：秦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不殺欲留君以固秦之社稷，而君弗察也。

雖然不穀不敢以怨也君誠有意乎穰侯出舍以待君之臨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使以十乘為趙裝者而至薛曰趙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日者君去趙相寡人心坪坪焉惧辱其社稷以為先王憂君幸不得志齊敢虛介弟之位與邑以待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又以一乘為楚裝者夜請鑰而內之與薛公室而語弗泄也乃使客董之繁菁若以姦得罪者奔而事安平君以間謁曰君知楚使之一乘夜入薛乎曰知之知楚語乎曰不知也董之繁菁曰吾得之其內侍者楚王使

為薛公曰淖齒之與其兵不反也吾不敢以恨其嗣王雖然請因君而利焉吾欲納甲十萬於薛因子之吏士與齊故臣嚮而吾以四十萬繼之如其克也盡淄維之東奄姑攝以為君封域也不然吾得薛為外疆以界齊江漢之瀦惟其腴都五倍薛而酬君何如薛公謝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其不獲成也而圖之安平君復然起見齊王曰薛不易下也而其地楚魏之耳也孟嘗君又諸王之所急也王請得而拊之齊王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孟嘗君曰伯父先王之所師事也孤不敢以臣惟是五世之昭

伯父共之孤不敢外也不腆車服太公之所拜賜於成周者也敢請為伯仲之邦以世世夾輔齊故曰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也孟嘗君率薛之吏民而拜賜報聘者行矣乃屬故狗盜之客往而亡何安平君寘相印兵符於卧内而旦失之懸賞百戶以購孟嘗君使使敬奉安平君曰有賈於市而得者以獻為其類於君也不敢私謹以贖下執事安平君大恐而厚禮孟嘗君使曰為我謝孟嘗君單之首領實在君所單死而已不死而不左右齊之宗社以奉事君者有如日君無恙而所不得志於單者有如日故曰客

三往而齊請固盟也

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大震還師秦王為王車而御之既罷燕舍人錯曰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勝夫以趙之存者其耄老哭子弟其孤少哭父兄厲白刃馮堅城而以故告諸侯曰秦為無道蠶食六王趙舉勢必及韓魏南收楚北歸燕而東割齊諸侯之吏士鬪亦死降亦死等死鬪什伍乎而秦之疆兵傷過半天下之為趙者五以五倍之衆協人自救之謀而佐必死之趙嘗半殘之秦此猶之乎劍石也劍雖利不缺則折武

安君計不勝必不行行秦王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王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為趙坑四十萬人又為四十萬人自坑以謝也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可伐鞠武曰淺矣昌國君之言夫謂趙不可伐者覲在趙者也謂燕不勝趙者覲在燕者也胡以不覲秦夫燕之所以緩

中秦禍者趙為之屏也夫燕攻趙而不勝燕且為趙舉是趙失之秦而取償燕也燕攻趙即勝之是瘠趙而速秦舉也禍且鄰我即勝趙而舉之得瘠國而徹其屏亦鄰禍也且天下之能禍燕者秦也趙弗與也其稍足以支秦者齊楚之外即趙也燕弗與也楚失鄢郢而東徙弗能軍矣齊中我濟西之役而甫復國其氣弗振矣趙又喪四十五萬於長平是三國者茅靡焉燕旦夕之為秦是憂而何有趙也燕王益怒不聽遂以有鄢代之敗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關吏閱其車輜重千有餘

乘聞之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為王而
為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為秦而為穰也籍太后朽
骨何避乎必侈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
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
遂宋襄霸而否者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
其行事謀筭等耳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
者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
嶠夷而邑也西略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
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為之滅虞滅豨滅魏滅耿滅東
山之狄以大啓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地不加

闢於微封而兵不益於殷遺也然則為晉獻齊釐襄
之所遺者難而為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
越韓魏而攻齊為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
王一憂魏則穰侯為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芒
卯馘暴鳶入北宅園大梁立責其河東地方四百里
連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為舉武安君將而鹵首
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魏趙則穰侯為殲其衆
華陽下鹵首十萬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
齊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而拔鄢
鄧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軍

而甯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為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為秘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為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為遺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蔭革悉以富咸陽而穰侯拾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為穰侯失策也為秦之有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庶長壯方棘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客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

信陵君既促駕歸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授之信陵君發使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解也且其將者又信陵君雖靡躡之餘不敢不悉發謂尉文君以八萬人往復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魏不虞亡楚亦不虞亡也謂春申君俾都尉英以十萬往其韓王燕王曰魏吾蔽也不救魏魏必亡魏亡而吾亦踵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人往至魏郊戰有日矣公子選魏之武士奮擊四而一之得十萬人衆喜曰吾聞王斲之恃秦衆也蓋三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有日矣朱亥曰不然

撤音儘破也

公子不覩夫群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虎觸未有不飽虎者也群鹿併力而負竭以其角勁外而尻內擲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鹿也嚮者鹿猶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也乃身請於四國帥曰唯上國之卹我社稷而以師來也雖然莫適為長進退之節孰為之金鼓也利孰行賚不利孰行鉞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諸帥曰魏師主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惟命之聽公子乃徧拜以謝為茲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趙一都尉之亂行者曰與秦扞而燕以羸師嘗之佯退以亂其整魏趙合而盡其良以堅當之楚輕兵為十覆以待戰酣而四躡之韓以谿子巨弩長戟斷其後咸如公子教遂大破王齧抑之於西河之內是時天下稱明兵法者無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勁者也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進問

魏哀王謂公子無忌曰甚哉寡人之不欲事秦也然而無可以與秦勁者公子無忌曰昔者未有魏而晉師之西而格河之外也十九勝焉秦人恐而退自擯為戎不敢比數於諸侯晉恒以為權於天下有魏而秦師之東而格河之內也彼十九勝焉君王恐而退

魏書作趙

自貶為藩不敢比數於諸侯秦恒以為權於天下晋
一而霸三而弱君王能復求晋後約韓魏而臣之乎
可以西却秦南為政於齊楚魏王曰惡是何言也君
晋而身事之也則不若君秦而名事之無忌曰臣固
知其不可也為從之不固也君亟斷河内毋使函崦
游士之軼入境而媾韓趙是一完晋也車馳金馬馳
壁而南托於楚是益一晋也車馳金馬馳壁而東托
於齊燕是又益一晋也三分晋而抗秦猶庶支三益
晋而秦不立絀哉從衡之利害剖也請燭照然先王
之君臣不察朝蘇氏而夕張儀至於此極也臣竊怪
以君王問晚矣魏王曰善

文信侯且仰藥客周甲曰徐之請隱而窺秦王死未
晚也乃僂行見秦王曰臣東海之鄙人也海有龍魚
服游渚豫且得之束以網罟旋柳鈎乎喉吻之間霜
刃垂飛於織鱗鼎灼波湧王曰危哉賈師見而愍之
脫衣以質放乎清冷鼓鬢揚鬣倏忽變化雨澤四裔
垂頷之珠報漁者乎報賈人乎王曰賈人哉客毋為
隱也賈人因是以衷刃鋸龍之首而擬鱗龍則無異
於讎言漁者彼謀彼之謀吾為吾之為而已文信侯聞
之立仰藥死也

隱遁也

提音的擬駁也
又利也

秦王既以誅二周韓翦趙魏燕代其舍人之坐文信
 隱者跳之楚楚王辟客寢見曰國旦夕亡先生乃幸
 肯臨之先生不以亡棄楚敢問秦王何如人也曰秦
 王為人峰準長目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好以
 禮下士金石賞罰其大夫何如曰其大夫則刻深悍
 精而法於吏將帥虓猛好謀而毅士卒則習之矣無
 疲數曰固也數愈勁袒裼赴敵左提人首而肉之右
 挾俘鹵百厲百決楚王瞿然曰秦其帝哉曰帝也等
 亡耳曰子之言秦帝也而亡何居曰王不見夫田者
 為狐狸鼯鼯之暴也思豹牙而羆爪者逐之羆豹因
 是以齧齧人思又為後麇若駁逐之後麇駁因是以
 齧齧人甚毒發矢巧中窾三尺之童得而脯餒之諸
 國羆豹也秦則後麇駁也且夫王之好以禮下士金
 石賞罰也此欲得所為得之其蜂目長準鷲鳥膺豺
 聲少恩而虎狼心為安於君者而已哉其大夫佐其
 君得所欲為得之能無從吏君哉其士卒袒裼赴敵
 左提人首而肉之右挾俘鹵百厲百決此自欲得所
 為得之為安於民者而已哉楚王悅曰然則前楚亡
 乎曰非臣所任也臣猶之乎密肌以旦寄息者非以
 春秋寄息者也

春秋寄息者也

荆卿為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
詫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峭涓之衢而候
之燕車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沈深叵測也其副悍
目哆口怒而面白此骨勇者曰是為謀秦王者哉柰
何投肉虎狼之口而怨社稷也舍定間行往謁荆卿
曰客何所繇事曰散邑燕王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
督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雙首獻願世世稱北
藩築宮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
曰此非虞野人所任也雖然試為子籌策之十一夫
秦豺國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

今業已吞二周擄三晉郡縣之兵且莫度易水太子
為欲地之足以鮑秦王而雙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地
焉往得太子雙首焉往為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
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為曹沫所為反諸侯
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主而外寬諸
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為曹沫要盟
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伯之事也非所以語於
反覆秦也兵以速加燕計遂已殺王秦之易王也如
反掌而因兵如脫兔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主語泄
秦王之譏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燕之

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鉤其蠱毒，其
吻。荆卿怒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
欲地，雖昏，秦王必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伐桀。
楚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購齊使，
悉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購匈奴，悉
胡騎繇五原躡其西北，以重金寶徇三晉之亡臣，大
大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群起而響應。夫秦重兵
掣於外而內空虛，四捍不逮，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亡
秦必矣。子為盜俠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荆卿
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毋泄也。」既別，謂秦舞

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
劫許太子而倍之，是吾愛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周鼎入於泗，秦皇帝制詔善游者萬人，泗求之不獲，
畫斲死，獲之以千金，若萬戶邑。賞客有見者曰：「臣固
能獲之。」臣少嘗見之，錯彩如縷而色飛九州之山川，
民物都會，怪瑋具焉。皇帝曰：「善。」如布式曰：「獲之請銷
而器之。」皇帝曰：「惡，為其鼎周也。」如秦則折鉤之喙足
矣。客再拜曰：「主臣陛下之欲得鼎也，而不忍毀也。昔
者得周之故，王胡不以奉而廢之？夫陛下易火德而
水易王而稱皇帝，金人傀俄，萬世師秦，唯鼎是周，令

天下有以窺見其餘夫三川之陽豈少為文武昭穆者哉秦皇帝曰敬罷客吾不復問獲鼎

秦始皇既啗二周平六國郡縣其天下而衛之嗣君猶稱國也朝而當奪而秦王不省也居數載丞相弗悅之惧而輦其重以黃金百鎰白璧五雙賂中府令高而祈存焉高謝曰始皇乳虎也弗敢櫻且吾何得之丞相姑待之居無何烏保以虜之駃騠百足橐馳卜雙獻而始皇封之戎王之旣脫使比列侯以朝趙高乃通於丞相去疾斯之舍人曰上夕者按圖而不憚也曰衛蕞尔邑而尚稱君以亂我制丞相其謂何承

相忍乃上言衛故姬姓侯也今天下邑而獨衛邦令若長而獨衛君弗當宜罷君為庶人邑其地始皇讀而疑忽拂然息上柱曰丞相久不言衛而今言衛者以我封保也謂保賈而我崇賂也下書切責丞相承相久不言衛今胡言衛耶承相豈以身有功當封耶衛君世世為秦臣共職貢不乏寧若六王之挾王而衡我其食封勿奪承相以咎高高曰非誑也上諱非其指且不私衛而私保承相乃悟竟始皇世不敢言奪衛

盧生等將就坑搏膺而歎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

將詛諸孔子監者口叱嗟生惡無罪主上既以焚孔子言而召諸儒生乃倍孔子來見乎抑匿孔子乎倍而來不義匿而事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遇也而徐市等乃面相謾欺糜膏血而奉之又其以子弟殉大海諸儒生從吏如决流退有後言死者而無知也奚所詛死者而有知也奚以見孔子盧生實然雪涕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客謂丞相斯曰相秦而有大功於天下者二人而應侯不與也曰何人也客曰商君文信侯也孝公之初紕秦於西戎弗敢稱諸侯也商君相之明法審勢開

廿五

阡陌平賦稅上首功別男女秦以富疆天子致胙三晉賓服啓秦者商君也商於之邑十五城南面稱寡人矣然而車裂於弔池之市而民不思先王之困於趙也若笠豕然文信侯捐家而出之礎盎之上又挾秘而超諸公子玉麟之符剖而長有社稷今皇帝得托體焉啓秦有天下者文信侯也河南之邑十萬戶號仲父矣然而服毒於巴蜀之市而民不思何者功大而多食報也功大者厭於主多食報者厭於民應侯則不然躡屩而見王緩頰取相功不過行間益疆不得志於天下鄭鄰而杜門蔡入而辟印沒蔭之年

猶飽應也。今主君之功，商君文信侯之功也。主君之報，商君文信侯之報也。竊懼秦之以主君三也。

齊君建餓於共松栢之間。雍門司馬聞之曰：夫非君也。乃走見秦皇帝曰：皇帝幸哀憐齊寬之，使後五國。

又使得比於小國諸侯。其亡臣敢以故主請也。皇帝弗悅曰：而主塞西界不通，故令兵將誅之內於共若。

奚問也。曰：帝秦十世而誅三晉及楚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鄆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

萬秦民十二焉。齊無是也。齊世世受秦好，不敢以尺寸之刃加秦之鳥獸。陛下獨不幸，故王使歸骨東海乎。敢以秦民之故，微惠於陛下。秦王按劍而叱曰：

御史出之。毋多言。雍門司馬跳謂齊豪曰：三晉與楚十世而讐秦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鄆郢、長平。

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諸侯十九焉。今其存者皆其孤也。齊無是也。大王以齊民故，世世受秦好。

臨淄之塗，得以無草莽。諸大夫厭梁肉，獨不念松栢之間。餓者齊豪曰：嚮吾齊民也。今秦黔首也。有秦法。

在不果也。雍門司馬仰天而歎曰：悲夫。大夫時平則君臣變，則行路哉。乃間行謁王建，相抱而哭，俱以餓死。

卷之百五十一 三十一 史記卷之百五十一

子嬰當立為秦王家臣韓談見焉仰而賀因俯而吊也怪問何謂也曰始皇嘗過聽廷尉言罷封建諸公子亡湯沐之奉竟於黔首二世加之過聽中車府令言十二公子僂咸陽十公主斃死杜公子高雉經於墓盡先皇帝之遺母得比黔首者今大王既以超賤離死拔主萬乘雖然大王為公子而不蹈非命十一也今不為公子而不蹈非命百一也夫以二世之嚴周廬若礪環衛若螳而咸陽令兵木末而刺之若縛鷄况其下者乎子嬰大憂泣曰柰何子吾身也曰無傷也彼以重勝二世者以輕敗我者也於是遂定策稱病來承相高而與子刺之



鎮山
人
...

